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十一月菊花， 霜紅露白
二祀特製十二月花之



吳維潮《蘇武》楓溪陶瓷

二〇二四年 十一月號

特稿：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與求索

——專訪鄭培凱教授／方舒眉

中大「大學中文」「爾雅」系統簡介

——AI輔助教與學的新嘗試／梁德華、吳家怡

萬花筒：三十四年磨一曲——《笑傲江湖曲》創作修改記／阿鏗

滿溢詩意的小說集——陳慧雯《趕一趟小說的行腳》／宋詒瑞

無地方的幻下情感——程皎暘《烏鴉在港島線起飛》／曾繁裕

病餘

我也想像你一樣，讓時間虛度
有永恆的神可供信仰
在寫作的路上
備受肯定而不至於
簡化詩歌，傳授知識而不至於
讓虛無肆意地生長

我也想活在一座把殘忍
清晰展示出來的城市
也想在厭倦生命的時候
聽隱隱的風暴，越過低矮的樓群
有足夠的未來可以憂慮
沒有太多口號會被
誤認為是文學，犯病的時候
讓廊柱的陰影放心地停滯然後
有足夠的筆力，把它們逐一寫出

就像你一樣，知道自己和邪惡
疾病與無知，正共用同一副身體
在每日往返的火車上

嚴瀚欽

奔向同一種死亡卻能夠
在傍晚、乾渴已久的盆栽前
以及窗外，一隻幼蛛的偶然滑落中
化身一則則可被閱讀的寓言

寧靜的夜晚，大霧瀰漫
我當然也想像你一樣
在被自己徹底讀懂之前
能夠反覆校正彼此的距離
譬如年紀、閱歷、影子的長度
譬如餘生、尋死的頻數，以及愛
與被愛的比例

然後像你一樣，讓潮汐退場
擁有長長的睡眠——
有時因為生活
患上無法根治的病
但從不至於危及想像

（嚴瀚欽為香港青年詩人，著有詩集
《碎與拍打之間》。）



圖：潘宇清

潘耀明

文化傳播人——鄭培凱

與培凱兄相識於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的身份是香港三聯書店董事副總編輯，與書店的總經理蕭滋一道，赴美國考察圖書業務，包括拜訪「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主持人聶華苓、保羅·安格爾伉儷。

同一年，我受美國國際交流總署邀請，去美國作文化考察，活動完畢後，受到時任波士頓《秋水》雜誌主編劉年玲（筆名木令耆）的邀請，當時培凱在當地大學任教。

通過劉年玲的介紹，我認識了培凱。當年他除了在大學執教鞭，還以中文寫了不少新詩，除了在《秋水》刊登，還在美洲的僑報副刊披載，可以說早有文名。

培凱為人隨和可近，在波士頓期間，他與劉年玲陪同我拜訪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和燕京學社的杜維明教授。

後來聽說他輾轉紐約州立大學任教。

之後，他接受香港城市大學張信剛校長的邀聘，東來香港執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並在張校長的支持下，在大學成立了中國文化中心，邀請海內外文化大家到來授課及開培訓班，積極推廣中國文化，很快建立了文化品牌，蔚為香港學界一角矚目的文化亮點。

其間我組織成立的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有幸多次與他主持的中國文化中心合作，舉辦了三屆兩岸四地文學講座。

地點都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大禮堂。

其間，我們還邀請了王蒙、余光中、劉再復、漢學家葛浩文等大師級作家、學者到來開講座，受到學生、教師、文化界人士歡迎。

他為了讓學生關心中國文化，每場講座都讓學生積極參與，並要求寫「paper」，所以每場講座與會觀眾及學生都滿滿的。要知道，文學與文化在香港都是十分冷門的課題。

我在一些大學舉辦的文學活動，聽眾都是十分稀少的，使到講者意興闌珊！

自從培凱離開城大，學界似乎多了一份寂寞，少了一份文化溫情。

走筆至此，我想起愛因斯坦的一段話：

「不管時代的潮流和社會的風尚怎樣，人總可以憑着自己高貴的品質，超脫時代和社會，走自己正確的道路。現在，大家都為了電冰箱、汽車、房子而奔波、追逐、競爭。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了。但是也有不少人，他們不追求這些物質的東西，他們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寧。」

文學是屬於情世界的精神境界，沒有器世界的物質生活那麼現實，卻多了一份文化情懷。猶如星星之於水手，星星雖不可即，可卻指引航程的方向！

目錄 CONTENTS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號 總第十九期

3

卷首語

1

潘耀明

文化傳播人——鄭培凱

特稿

3

方舒眉

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與求索——專訪鄭培凱教授
中大「大學中文」「爾雅」系統簡介
——AI輔助教與學的新嘗試

文化綠蔭

9

吳家怡

保持原狀與保護善用——自然與人之四

1

鄭斐子

活到最後

1

胡燕青

簡樸最貴

1

張欣

從《詠春》看文化輸出 好作品須共情

萬花筒

1

李烈聲

側談武俠小說

8

阿鏗

三十四年磨一曲——《笑傲江湖曲》創作修改記

2

姚卿文

我與金庸作品的邂逅

2

宋詒瑞

滿溢詩意的小說集——陳慧雯《趕一趟小說的行腳》

2

曾繁裕

無地方的幻下情感——讀程皎暘《烏鴉在港島線起飛》

3

向鑫

浩大煙波裏從善如流的死者

3

封執

我雙手的顏色

3

曾瑞明

溶解的綠

1

周蜜蜜

且聽海風吟——寫在68小鎮

學苑春秋

3

李浩榮、梁璇筠、石期舟

〔師說師文〕遊園

3

李端宜、謝雋穎、曾宇欣、黃偉興、秦臻燕、梁宸甄

〔學府點滴〕遊園

病餘

詩 嚴瀚欽

圖 潘宇清

封面內頁

封面內頁

封底

圖 蔡志東

香港作家手跡（金庸）
一灣新月空出來的部分誰偷了去

20



9





「鄭教授隨手就做出學問，看似『偶然』，但歸根結柢，是他與生俱來對美學和文化的欣賞能力，這是他人生的『必然』機遇，兩者扣合，才開出繁花滿路，碩果纍纍。」作者專訪鄭培凱教授，從其求學之路說起，探討歷史的偶然必然、他隨心所欲的文化因緣、以宏觀背景理解文學與歷史的重要，以至生命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與啟發。

——編者

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與求索 ——專訪鄭培凱教授

方舒眉

緣起

十多年

前，上海畫

家謝春彥老

師介紹鄭培

凱教授給我

們認識，其

實早在這之

前，我已經

常看鄭教授

的文章，佩

服佩服。

一直以來，

我都非常驚訝鄭教

授筆下所涉獵的題

材，可以這麼有趣，

可以這麼廣泛。而

偏偏這些題材都是

我喜歡的！例如崑

曲、茶文化、陶瓷、

書法、蘇東坡和中

式庭園景致……

很早已想為鄭

培凱教授做一次訪



鄭培凱教授在古典詩詞、古典園林、戲曲、陶瓷、茶藝等中華文化的多個領域皆造詣非凡，常與不同大家交流，左圖為饒宗頤教授（左），右圖為金庸先生（坐下者）。右圖鄭教授旁為夫人鄢秀教授。



問，六月底去聽中華文化節的「大師傳藝·尋古知新」、鄭教授主講的「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講座，心念再起，然而，正因為他研究的題材猶如天女散花，只說其中一項已經可以出本專書，這區區幾千字的訪問又能說些什麼呢？

於是我定出一個方向，就是談談他求學之路，而他在外國修讀歷史，這些有趣的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項目又是怎樣來的？

在城市大學的一個會客室，一盞清茶，且聽鄭教授娓娓道來。

歷史是偶然還是必然？

訪問中，喝着他夫人鄔秀教授泡的一杯好茶，腦海中忽然浮現一個問句：「歷史是偶然還是必然？」

因為鄭教授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明末文學家、戲曲才子湯顯祖。而巧合的是，湯顯祖以其戲曲知名的年代，在西方也有一位偉大的劇作家莎士比亞，他們不僅在同一時期各領風騷，更於同一年去世，時為公元一六一六年。啊！還得再加上一位西班牙的偉大劇作家塞萬提斯，他們雖沒能同



一九八三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第一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間與會者合影。右起：鄭培凱、馬泰來、孫述宇、楊沂（筆名水晶）、夏志清。

年生，卻在同一年死。

東西方戲曲文學的發展軌跡如此巧合，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訪問鄭培凱教授是非常愉快的，因為他對所有提問，都能够扼要而清楚地回應，而且妙語如珠。

鄭教授是山東人，但自小在台灣生活，及長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後再到夏威夷大學進修，又因授課老師關係，他輾轉到了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後。

如前述他的博士論文是以歷史角度研究湯顯祖和李贄在晚明的文化與藝術發展。畢業後，順理成章在耶魯教書。

當年他以為自己會一直留在美國，但人生的軌跡無人可料知，在今日回想美國求學時代，鄭教授仍不斷笑着說：「那段日子真幸福。」

幸福不是唾手可得，幸福在哪兒？原來他那時遇到了一位非常開明的指導教授，除了接受他所選擇的研究項目，並成功籌募經費，他的恩師就是耶魯大學的史景遷教授，他至今念念不忘。這位老師



為他爭取了六年獎學金，使他得以順利進行個人心焉嚮往的項目。

湯顯祖是他的博士研究主題，為此，在六年間他從美國到國內作出多次的考察之旅。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來到蘇州，網師園剛完成修葺，並開放給大眾遊賞。「這個網師園真的很棒！我一看就着迷。」鄭教授高興地說：「然後我就對中國的庭園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跟着鄭教授告訴我蘇州最好的庭院在哪裏，而知名庭園的特色又是什麼，如數家珍地滔滔不絕。

其中他說到拙政園「與誰同坐軒」特別之處，他說：「此軒在拙政園中一亭，背襯蔥翠小山，前臨碧波清池，環境十分幽美。其名字取意宋蘇軾詞：『閒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

哈哈，我的答案，還以為是與素心人同坐。鄭教授低聲說：「蘇東坡就是蘇東坡，其答案是『明月、清風、我。』」

一般人在風景優美庭院閒逛之後，喝杯茶就心滿意得而去，但鄭教授不一樣，他看到喜歡的，立即融合美學、藝術和歷史來研究一番。



鄭培凱鄒秀伉儷志同道合。

這種「偶然」的學術研究，還有一件是他在臺灣大學教書時的經驗。鄭教授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臺大教書時，那時茶文化興起，台北到處都有風格優雅，又富文化氣息的茶店。那光景，他就會把課堂搬到校園附近的紫藤廬茶室去，和學生一邊喝茶一邊上課，十分風雅呢！誰知這茶吃着吃着，他覺得中國的吃茶文化源遠流長，但沒有人細心研究整理其歷史，真是可惜……

隨心所欲的文化因緣

接下來，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鄭教授又在閒餘的時間研究中國茶文化去了。

我們去日本時，看見他們的「茶道」蠻有規矩，可謂文化深厚。殊不知，經鄭教授考據，我們中國人古代的茶文化，就是如此精緻，他說：「沖茶要打花，就如現代的咖啡『拉花』一樣。古人吃茶是色香味俱全，日本是學習了中國的茶文化，而自成一派。」

其後，他研究陶瓷、泉州的海上貿易和蘇東坡，都是類似隨心所欲的因緣，凡是他身邊跟藝術文化和歷史有關的，他都興趣滿滿。

在臺灣大學執教一段時間之後，一九九七那一年，他被大學學長張信剛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並主辦中國文化中心，推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必修課，包含社會歷史、古典文學、建築美學等。

中國文人雅士都醉心詩詞書畫及戲曲等藝術，鄭教授談起這方面的陶冶與熏陶，一切皆因他自小家教甚嚴，父親是一位書法家，「每天他都要完成其必須作業，才可以有玩樂時間。」他說。

基於此，他早就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地深深地與中國文化藝術結了緣，也促成他選擇來香港教學的緣份。

來香港任教之後，他更在香港和專攻語言和翻譯的鄔秀教授結婚，兩人也同在香港城市大學工作。鄭培凱讚賞太太個性細膩又細心，能與志同道合的她，一起結伴走人生路，幸運又幸福。此外，鄔秀也與他合編過好幾本書。

以宏觀背景理解文學與歷史

每一樣他喜愛鑽研的事物，基於歷史學家的角度，所見所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天地，更寬更廣更有境界。正因如此，這位文史學家在古典詩詞、古典園林、戲曲、陶瓷、茶藝等中華文化的多個領域皆造詣非凡，著作等身。

他筆下的湯顯祖和蘇東坡，為大家呈現更多面的理解，透過他的深情研究，我們亦看到他對陶瓷

和茶藝更深入介紹的文章。

說到這裏我不禁奇怪，既然自小喜愛中國文化，在臺大讀書時，鄭教授又為何選擇念外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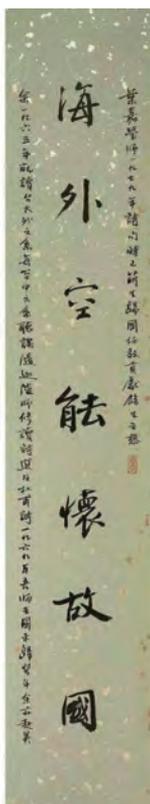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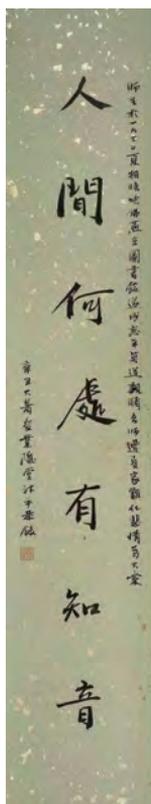
鄭教授哈哈大笑，說：「臺灣大學當時的中文系比較強調經學、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等，跟我所感興趣的文學藝術相距太遠，年輕人就不太喜歡，恐怕讀着讀着就變了個老古董！所以當時中文都非常好的師兄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都選擇外文系而不選中文系。」

我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到美國後又選修歷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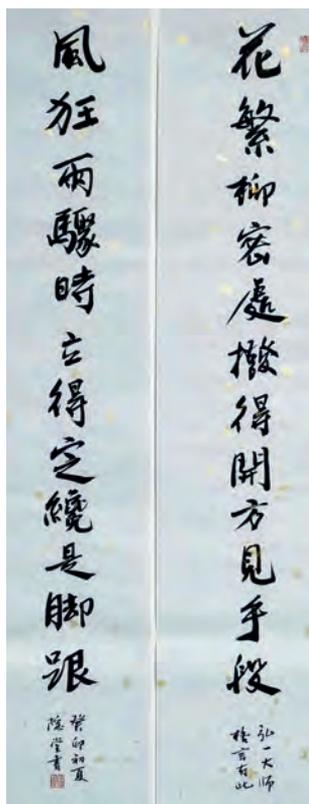
鄭教授說其實他在臺大時，已副修歷史，之後早已決定不再念外文，因為已經對歷史研究產生了興趣。而他讀歷史的目的跟大多數傳統學生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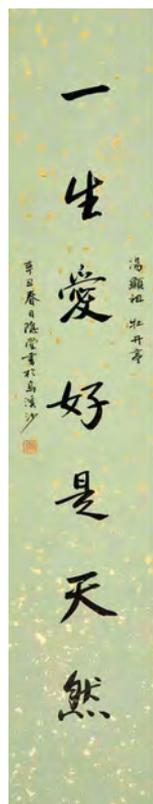
「喫茶去」，簡單的三個字，鄭培凱教授卻寫出一番輕鬆的飲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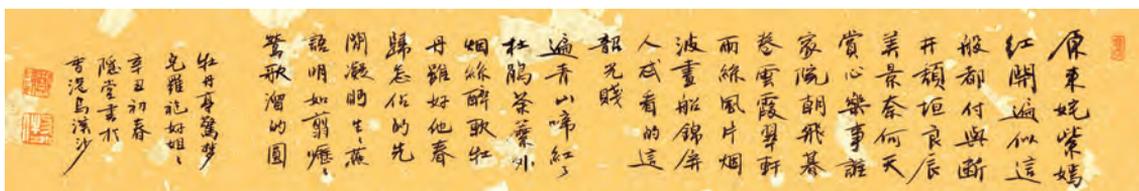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就讀時，鄭培凱受業於葉嘉瑩老師，師生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重遇成忘年莫逆。鄭培凱書葉嘉瑩一九七九年詩句：「海外空能懷故國，人間何處有知音。」



鄭培凱教授書寫弘一法師格言「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纔是腳跟」，以道達胸臆感受。



在疫期，鄭教授潛心寫書法，他的作品清麗自然，別有儒雅氣韻。圖為「千種相思向誰說，一生愛好是天然」，上句自王實甫《西廂記》，下句自湯顯祖《牡丹亭》。



鄭培凱書湯顯祖《牡丹亭》中的〈皂羅袍〉及〈好姐姐〉。

他說自己對朝代興衰、政治人物等沒有興趣。

他着眼於文學藝術在不同時代，展現的情況跟歷史環境的關係，以及個別作者、藝術家的創意、成就和創作的過程，跟其當時所身處生活環境的關係，為什麼能讓其發揮天才，又怎樣提升到文學藝術的創造，凡此種種，都是他致力的研究重心。

他期望以比較宏觀的角度及整個文化變遷的歷史背景，來理解文學跟歷史的情況。

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與生命啟發

說到我也喜歡的蘇東坡，鄭教授非常雀躍，原來疫情期間，他專注研讀蘇軾的文章，被他波折激盪的生平所啟發，蘇軾的詩文療癒了他，並將它們作為自己書法習作的主要對象。

「東坡一生波折激盪，超越困厄苦難，上升到豁達的心境，則反映了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蘊含生命意義的重大啟發。」鄭教授說。最終輯成《煙雨任平生：鄭培凱講蘇軾》及《此心安處：書寫蘇東坡》，書中有他對蘇軾的認識與理解，也有他自身的生命體味。

疫情過後，他在中環集古齋舉辦了一次書法展覽，又出版了《幾度斜暉蘇東坡》。

這位歷史家，專門研究文化藝術史，研究文化思維跟藝術思維。他關心人類怎樣思考這些問題，怎樣創造優秀文化藝術傳統。

他認為透過研究具體的文學家藝術家，反而能更清楚了解整個文化長遠的變化的脈絡，又可結合個體出色的文學藝術人物，跟當時環境對照，富想像空間之外，也可緬懷。如此種種，皆對人類整體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有很大的意義。

這些都是他的興趣，鄭教授開心地說：「也不管別人，總之樂在其中。」

我終於明白，雖然鄭教授隨手就做出學問，看似「偶然」，但歸根結底，是他與生俱來對美學和文化的欣賞能力，這是他人生的「必然」機遇，兩者扣合，才開出繁花滿路，碩果纍纍。

後記

回顧大半生的文化旅途，鄭教授說自己是一「幸運」的，退休後仍然可以為自己的一生志業繼續尋幽探秘，自得其樂。

不過原來「幸運」是有多重性的，鄭教授為我們講述另一個有關他的幸運故事：

在他約兩歲那年，時為一九四九年，他在台灣的父親，本來已經為他們作好安排，在上海搭乘太平輪到台灣會合，就因為一個偶然，不知怎地弄到了一張飛機票，母親遂決定改乘飛機，因此順利去到台灣。而當年踏上太平輪的乘客，卻從此一去不返。

（本文圖畫由鄭培凱及方舒眉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資深藝術工作者、出版人。）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中文」課程教學輔助工具「爾雅」系統是香港八間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中，首個針對中國語文教與學而設計的生成式 AI 系統，其涵括科目中不同課題，包括修辭、病句、歐化句、語法、古代漢語與粵普對照等語文知識；而系統亦同時設有文章分析、創作指導、手寫轉譯等實用功能，是利用生成式 AI 技術輔助教與學的一個新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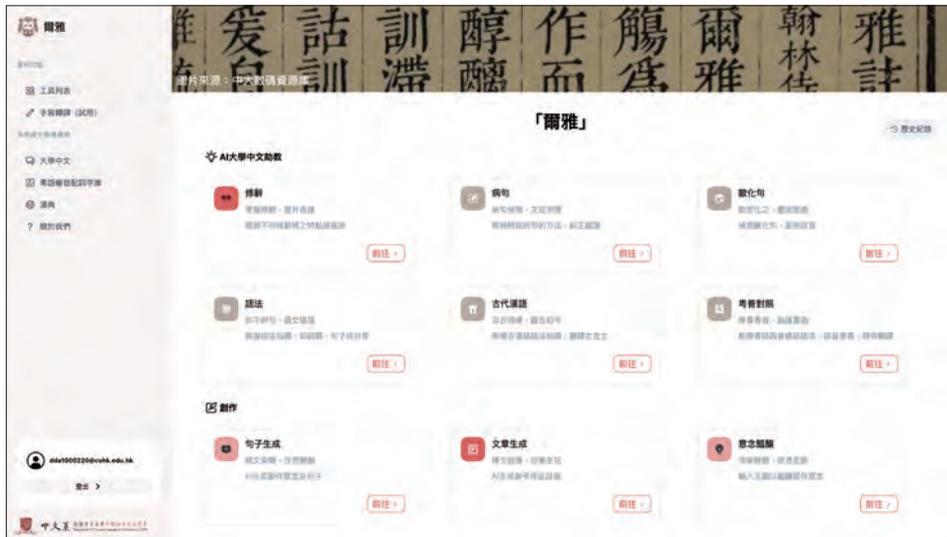
——編者

中大「大學中文」「爾雅」系統簡介 ——AI 輔助教與學的新嘗試

梁德華、吳家怡

《爾雅》是中國傳統經學文獻十三經的其中一本，然而該書性質有別於《詩經》、《論語》等記載古代義理、學說的書籍，它是一本訓釋字詞的工具書，故此唐代陸德明曾言：「《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經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可見古人欲讀通古書，必取法於《爾雅》的字詞訓詁。而生成式 AI 系統「爾雅」(Erya) 是專為香港中文大學基礎必修科「大學中文」課程而設的 AI 教學輔助工具(圖一)，

一、什麼是生成式 AI 系統「爾雅」？



圖一：香港中文大學「大學中文」課程 AI 教學輔助工具「爾雅」系統的版面。

它亦是香港八間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中，首個針對中國語文教與學而設計的生成式AI系統，預計每個學期能服務超過三千位師生。我們期望利用最新的生成式AI技術，輔助學生學習，其意念與《爾雅》一書的主旨相合，故系統取名為「爾雅」，冀該系統能成為學生學習的通路，寫作之指南。

「爾雅」系統是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講師梁德華博士及講師吳家怡博士發起，獲香港教資會教學發展及語文培訓補助金支持，與中大初創公司「巫筆」合作研發的。系統涵括中大「大學中文」科目中不同課題，包括修辭、病句、歐化句、語法、古代漢語與粵普對照等語文知識；另一方面，系統亦設有文章分析、創作指導、手寫轉譯等實用功能。研發者期望利用最新的AI文本生成技術，能支援中大師生教與學之需要，進而推廣中華文化與語文學習，同時培養學生養成批判思考及具備科技素養，以促進語文自學之習慣。

二、「爾雅」系統的技術及其功能

不同於一般只支援單向瀏覽的學習資源網頁，「爾雅」系統結合了「大型語言模型」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夠理解和生成自然語言的文本，因而系統能提供高質量的文章分析和文本生成功能，從而輔助教師準備教材，並協助學生進行語文學習與文章創作。為了令系統的回應更加精準，「爾雅」

系統亦運用了RAG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技術，將資料檢索和生成式AI技術結合，令系統能夠從大量資料中檢索相關信息，並基於這些資訊生成精確的答案及提供建議。而有別於現時開放公眾使用的AI系統，如DALL-E等，「爾雅」是專為中大「大學中文」課程而設計的，故此系統中的項目皆與中大「大學中文」課程相連，能確保系統所生成的內容符合課程需要，如「爾雅」系統涵蓋修辭、病句、歐化句、語法、古代漢語、粵普對照等不同方面，皆與實際的教學內容相對應。而計劃發起人梁博士及吳博士，與「巫筆」公司緊密合作，按照教師與學生的需要，將教學內容融入軟件設計之中，亦確保了系統能夠真正輔助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我們希望此系統能顯示中大「大學中文」課程具備與時並進的元素，而系統利用AI科技發展的優勢，增潤教師的教學方式，並提升學生學習的靈活度，促進學生通過AI系統進行自主學習，如隨時隨地改進自己的寫作和掌握語法知識，從而更輕鬆地完成學習目標。

概括而言，「爾雅」系統有如下的功能：

(一) 可以查詢各種語文知識的定義及相關用例
使用者在系統中可以選擇不同的資料庫，如「歐化句」、「病句」等，進入資料庫後，使用者可以輸入相關的術語，系統立即提供簡明的定義和相關用法，如學生可以在系統中查詢「誇張」的定義和



修辭 - AI 助手

甚麼是誇張？試用例句解釋。

誇張是一種修辭手法，古代也叫作「夸飾」，指為了突出某種思想感情，有意識地將相關的人或事物加以誇大或縮小的描述，以增強語言效果。它一般包括擴大誇張和縮小誇張兩種形式。例如：1. 擴大誇張：指從多、大、高、快等角度過分誇大客觀事物的特點。例句：「時光飛逝，昔日的小女孩一眨眼便成為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了。」——在這裡，把時間的迅速流逝形象地誇大，使讀者對變化之快有更深刻的感受。2. 縮小誇張：指從少、小、低、慢等角度過分縮小客觀事物的特點。例句：「小明跑得比蝸牛還慢。」——這裡將小明的跑步速度極度縮小，用蝸牛來形容，讓讀者更加直觀地感受其慢。誇張的效果是善用語言的感染力，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本例的講義細節請參閱相關章節【9*source】。

圖二：「爾雅」系統回應「誇張」的定義及舉例說明。



記一次遊香港中文大學的經歷

題解

- 本題要求學生記敘一次遊覽香港中文大學的經歷，通過具體的場景描寫和情感抒發，展現這次經歷對自己的影響和啟示。
- 學生需深入描繪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風貌、文化氛圍以及個人在這次遊覽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從而呈現出這次經歷的獨特性和意義。
- 文章應注重細節描寫和情感表達，通過具體的場景和事件，展現香港中文大學的獨特魅力和個人對這次經歷的深刻體悟。

建議寫作角度

1. **校園風光與文化氛圍**

- 描寫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然景觀，如山水相依的校園、綠樹成蔭的小徑、湖泊和花園等，通過細膩的景物描寫，展現校園的美麗與寧靜。
- 可以描寫校園中的建築風格，如現代化的教學樓、古樸的書院建築，通過對比，展現校園的多樣性和文化底蘊。
- 例如，描寫在晨曦中漫步於校園，感受清新的空氣和鳥鳴，或是在夕陽下漫步於湖邊，感受寧靜與祥和。

2. **與師生的交流與互動**

- 描寫在遊覽過程中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師生交流的經歷，通過對話和互動，展現師生的風采和學術氛圍。
- 可以描寫參觀講座或課堂的經歷，感受學術討論的熱烈和思想的碰撞，從中體會到知識的魅力和學術的嚴謹。
- 例如，描寫與一位教授的交流，從他的言談中感受到學術的深度和廣度，或是與學生們的交流，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和求知欲。

3. **個人的思考與感悟**

- 描寫在遊覽過程中的所思所感，通過內心獨白和情感抒發，展現這次經歷對自己的影響和啟示。
- 可以描寫在校園中某個特定場景下的思考，如在圖書館中感受到知識的力量，在書院中感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從而引發對未來的思考和規劃。
- 例如，描寫在校園中的某個角落，回憶起自己的求學經歷，從而反思自己的學習態度和目標，或是在某個景點前，感受到歷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傳承，從而激發對未來的憧憬和期待。

具體示例

1. **校園風光與文化氛圍**

- 例如，描寫在晨曦中漫步於校園，感受清新的空氣和鳥鳴，或是在夕陽下漫步於湖邊，感受寧靜與祥和。
- 例如，描寫在校園中的某個角落，回憶起自己的求學經歷，從而反思自己的學習態度和目標，或是在某個景點前，感受到歷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傳承，從而激發對未來的憧憬和期待。

2. **與師生的交流與互動**

- 例如，描寫與一位教授的交流，從他的言談中感受到學術的深度和廣度，或是與學生們的交流，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和求知欲。
- 例如，描寫參觀講座或課堂的經歷，感受學術討論的熱烈和思想的碰撞，從中體會到知識的魅力和學術的嚴謹。

3. **個人的思考與感悟**

圖三：「爾雅」系統對「意念蘊釀」提問的回覆，圖中為節錄的回應，包括有題解、建議寫作角度、具體示例。

相關用例(圖二)。這功能可以方便教師準備教材，而學生亦可以隨時自學，掌握對應的教學內容。

(二) 生成句子／意念醞釀

使用者亦可以在「生成句子／意念醞釀」的資料庫中，輸入寫作主題和想要學習的文句句型，系統將生成符合課程要求的學習材料，如在「意念醞釀」的「主題」欄目中輸入「記一次遊香港中文大學的經歷」，系統立即提供不同的寫作方案(圖三)，以供使用者參考，啟發他們的寫作意念。系統更提供「句子仿作」功能，使用者只要輸入相關要求，如「利用排比讚揚母愛的偉大」，系統立即生成如「媽媽的愛是溫暖的，她的擁抱如春風般撫慰心靈，她的笑容如陽光般驅散陰霾，她的話語如甘露般滋潤心田」等句子，讓使用者能夠掌握相關的修詞格與句型。

(三) 手寫轉譯與文章分析

再者，「爾雅」系統提供「手寫中文輸入」功能，其中利用 OCR 技術辨認手寫的中文文字，進而自動轉譯為電腦文字，便利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寫作的文章進行編輯。而教師更可進一步利用系統中的「文章分析」功能，即時評價學生的作品，並在課上與學生討論 AI 系統分析的結果，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提高學生的文章鑑賞能力。

(四) 語法檢查

最後，系統提供「語法檢查」，只要使用者輸

入相關的句子或段落，系統可以檢查其中的語法錯誤，並提供修改建議，例如在系統中輸入「檢查這篇文章中的語法錯誤」之指令，系統會立即出現相關結果，協助學生認識文中的語病，並協助他們進行改寫。

三、結語

本文初步介紹了香港中文大學「大學中文」課程 AI 教學輔助系統「爾雅」的緣起及其基礎功能，希望公眾能對中大語文教學的發展有所認知。此系統已於今年九月新學期開始時正式推出，目前使用的人數不斷增加，我們期望中大師生能積極運用「爾雅」系統，以豐富教與學的體驗，並提升兩者的效果。當然，AI 技術並不是萬能，它所生成的答案亦未必時時準確，為了確保使用的質素，我們同時會向中大師生提供使用指引，從而減少系統的失誤。另一方面，使用者亦當保持謹慎的態度，應該視 AI 生成的內容為參考材料，而非最終答案，因為要在語文學習上取得成功，仍需要人的努力，而非 AI 技術。現時，我們陸續收到不同使用者的回饋，這些意見皆有助進一步完善系統中的功能，為日後探討 AI 技術對語文學習的作用提供適切的參考。

(本文圖片由梁德華及吳家怡提供。梁德華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高級講師。吳家怡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講師。)



自找麻煩、自尋煩惱、自作罪孽，是智巧謀私的惡果。環境保護並非功利考量，而是生活態度、生命價值和生存哲學的課題。

保持原狀與保護善用 ——自然與人之四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名譽教授

離居所約一箭之地，有一座百餘米的小山。若干年前，政府打造了一條上山的路徑，下半部分是瀝青鋪的車道，上半是用石級砌成的步行徑。沿着石徑而上，會經過供緩步跑的休憩空地，山上有觀景開闊的平台，山頂還有小亭。路徑兩邊原是線條連接的山坡，故此並非「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是硬生生爆破和開鑿出來的徑道。整體設計

效果雖尚算和諧，然而有益民眾身心的鍛煉和觀景設施，終不免多少損害自然。

這是人類征服自然的一徵。鳥獸、鱗介依靠自然存活，沒有征服自然的能力或意欲；人類是唯一征服自然、並以征服自然為傲的生物。我們沒有岩羊或其他四腳動物登山的肢體本領，卻換來腦筋的智巧和科技知識的運用，成為了駕馭大地、肆意縱欲的小生物。古代有著名旅行家謝靈運，為了「尋山陟嶺，必造幽峻」，每至「伐木開徑」、「鑿山浚湖，功役無已」。號稱山水詩人，原來是破壞山水之人；跟「悠然見南山」者，境界無法相比。

五千年制度文明後，人類終於明白濫用、浪費、戰爭、暴力，將自然環境刨成荒漠，燒成焦土，炸成禿石，更搗亂自然生態平衡，致使全球溫度上升，激化和引發天災物禍。我們開始思考如何保護環境，然而當中的意識和行動有層次差異。西方詞彙中有 *conserve* 和 *preserve* 之別，皆含「保護」的一般意思，但程度、方式以至背後的理念都不同。*Conserve* 指謹慎善用，避免浪費；*preserve* 卻乾脆指停止干擾，保持原狀。往深一層想，前者容易認為人類的生命具有價值，自然世界卻不具固有價值，但對人類福祉有價值，因此應節約利用，減少破壞。反之，後者往往認為自然世界具有價值，應不作接觸、謀劃，杜絕破壞。很明顯，*conserve* 的邏輯和行動，仍然離不開人本中心思維，容易表裏不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所謂「末日鐘」(Doomsday

Clock)的設立，隱喻無限制的科技發展對人類的威脅。目前令此鐘撥動的主要因素為核彈戰爭、全球氣候暖化、無法復原的生物科技發展。一九四七年此鐘設立時，鐘面距離子夜末日的時刻為七分鐘，其後調整過二十五次，由一九九一年相對「平安」的十七分鐘，到如今(二〇二四年一月)最危急的九十秒。

自找麻煩、自尋煩惱、自作罪孽，是智巧謀私的惡果。環境保護並非功利考量，而是生活態度、生命價值和生存哲學的課題。是時候全體反省和進化了。

活到最後



胡燕青
香港作家

累積，他們只會
拋棄……
最卑微的路上，
拉動滿身傷痕
和破爛的自
己，面向完美
的大者，一面
走着……

大自然常常展示一種方向，萬物一開始生存就走向死亡。活着就是在死之前仍努力生長，即使生長的速度和力度都比不上死亡。拔河的人力量微小，卻

總不放手。

生長是一種堅持。生長不是保持；保持早睡早起，保持正常血壓，保持體態輕盈，保持皮膚彈性。生長是一點一滴地追求，大量思考，像小嬰孩那樣專注地研究着某種東西，在發現中享受驚喜。

有人累積學問，有人累積經驗，有人累積關係，有人累積善行，因為它們類近財富，可以贏得尊重或羨妒，叫名望的水印若隱若現，以此為豐盛人生，說不定還可以使來生有更多這一類的東西。但這不是生長。缺乏生長，一點都稱不上豐盛。人一世、物一世、吃好住好兒女孝順就不該多求的態度，是最無奈最荒涼的說法。無人無物，仍可以對準最好的靈性致力尋求。

生長的人不累積，他們只會追尋和拋棄。拋棄一種觀念，拋棄一項成就，拋棄一種風格，拋棄安穩的地位。走在最卑微的路上，拉動滿身傷痕和破爛的自己，面向完美的大者，一面走一面得着，才是生長。

寧被輕蔑，不求高估；安處老態，絕不美圖；不求能恨，但願能友。權宜的安慰不要。敷衍的態度不要。虛偽的情誼不要。技巧的定框不要。自私的伴侶不要。政治的喧囂不要。英雄的形象不要。浮泛的聚會不要。應酬的逼迫不要。名牌的呼召不要。寧要一個中秋過後的月餅，這樣的話，身體或會變重，人卻輕省。

生長着面對死亡，才可說是無憾。



我一直以為簡樸的生活就是身穿「優衣庫」吃「多喝湯」，這樣花不了多少錢，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簡樸的生活是就質量而言的：不說有機的菜（不扯智商稅話題），單說無污染的環保菜就比普通的菜價貴一倍；品質優良不顯示「logo」的衣服是不是更貴（隨便就萬元上下）；節能環保的用品跟便宜是不打等號的；包括人生的詩和遠方，上珠峰和去南極肯定比去迪拜玩貴吧，就是買裝備一項就價格不菲，總之真正簡樸的人設也是金錢打造出來的。

簡樸並不是邋裏邋遢慌慌張張，而是有一份肉眼可見的從容。

拿請客舉例就是合適的餐廳，幾樣可口的菜式，大家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但是這樣的餐廳已經很少

簡樸最貴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不甲富門，比攀富門，每一代都是對張和。只是，而都只對張和。這只是一個面，不喜沖和。選擇，擇額，一步，恬淡。一種選擇，簡樸，不喜沖和。深知道這只是一個面，不喜沖和。對羨慕也深知道這只是一個面，不喜沖和。

了，如果不想豪華那就是路邊攤。人很難既簡樸又優雅。

簡樸也不是像老一輩那樣所到之處能省就省，絕不肯多花一分錢。有些人在旅途中因各種原因趕不回酒店吃包餐，寧肯餓着肚子等下一頓也絕不自掏腰包解決，這不是簡樸，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簡樸的生活方式體現在性情上的平和，對豪門富甲不羨慕也不攀比，深知這只是一種選擇，而每一種選擇都將付出等額的代價，財富的背後是巨大的付出。簡樸只是後退一步面對生活，不喜張揚，恬淡沖和。

簡樸的生活也從來不自證不美顏不需要他人的認可。一個人只要想證明自己比別人高尚或者高明，肯定與簡樸背道而馳成為突顯自己的手段。

看盡繁華後的坦然，需要一顆沉靜的心，用心學習積累認知，用心做事持續性的發力迭代，不着急的等待自己緩慢的進步。

對待家人、親人和朋友沒有過高的期許，不認為他們的平凡是自身不夠努力，這個世界上平凡的人是大多數，不那麼幸運可能是一生平安的屏障，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如果你有幸賺得多，請記住你只是一個保管者，可以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簡樸的人會更愛惜自己的身體，因為沒有華居遊艇、香車美人加持，陪伴的永遠只是自己，所以會自律，會適應沉悶的生活，會堅持鍛煉身體，供奉好肉

身這座宮殿。不要以為這很容易做到，吃好睡好很簡單可是你做到了嗎？我們在欲望面前從來沒有戰勝過自己，賈玲的欲望並不是食物而是李煥英的女兒是母親的驕傲。

所以，做一個簡樸的人，讓別人覺得你並不便宜。

從《詠春》看文化輸出 好作品須共情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好的文化輸出，必須是共情的，而不是真正需要太多的修飾和說明。我們用的藝術形式，是把美和感動傳遞給更多的人。

剛剛過去的這個國慶假期，深圳原創舞劇《詠春》在法國巴黎連演了四場，與今年八月底在英國倫敦十二場表演之後的好評如潮一樣，這樣的文化的輸出，無疑是成功的。「詠春」這個出自嶺南的武術流派再度征服了歐洲觀眾，當然，這一次不單單是武術的魅力，《詠春》是一部運用了電影技巧的舞劇，舞

劇中包含着電影製作的情節，也體現着一座城市的創新力。

國慶之前，深圳歌劇舞劇院的首席舞者、《詠春》中「葉問」的扮演者常宏基做客《晶報十分鐘》分享了這部舞劇的種種故事，常宏基提到一個比較有趣的點，就是外國觀眾能「get到」的，與國內觀眾總有些不同。比如舞劇中有一段女子裙舞，她們穿著香雲紗，演繹女性勞作的場景，這一段在整個舞劇的武術對練之下，是有起承轉合作用的，國內觀眾看到此可能會鬆懈下來，但歐洲觀眾會被這一幕所震撼，他們看見的美，正如常宏基所形容的，就像一隻貓撓了你一下的感覺，心裏癢癢的，是一種難言的情感的生發，只能意會。

但歐洲觀眾看懂了。

他們更懂的，是香雲紗這件衣服裏的情感。當葉問一直等待妻子為他縫上香雲紗上的扣子時，等待本身也是一種美，舞者們穿著香雲紗舞出武術的一招一式，這種美是由肢體傳遞到內心的，如果說功夫的打鬥場景是視覺的震撼，那看懂的東方情感——那種含蓄的、隱忍不發、欲言又止的——所謂中國人的性情的東西，才是真正打動洋人心的東西。在文化差異之下，這樣的文化的輸出，盡顯出國際審美的氣度來。

這不由讓我想起最近很火的一款遊戲《黑神話：悟空》，這款國內首部3A大作同樣引得海外玩家癡



且聽海風吟

——寫在 68 小鎮

周蜜蜜

我從海峽對岸來
送你一簇海浪花
艷陽下開的是金浪花
星月下開的是銀浪花
金浪花呀銀浪花
都是海峽兩岸人所珍愛的
寶浪花
全是金浪花和銀浪花的
姐妹花
68 海里
68 海里
並非不可逾越的
深淵、鴻溝
海面上總會有驟雨、暴雷
海底下也會有暗礁、激流
不平靜是常態
雲淡風輕是釋然

我微笑感謝揚起花裙裾
接過海風送的海浪花
原本花團錦簇的
花裙再添花
海風輕拂我耳畔
輕聲吟唱一首
古老憂傷的情歌

可知每一朵海浪花
都有歷經滄桑的靈魂
遍游海峽的每一個角落
神通廣大
無所不知：
兩岸本就是一地
生活在此地的人們
同種同族
同聲同氣
同書同文
就是同一家
風調雨順是
人們共同的願望
也是海風和海浪花
最愛吟唱的心曲
嘩啦啦
嘩啦啦
海風攜起海浪花
吹送着一張又一張
滿載相思的白船帆
飛越 68 海里
68 海里的海路上
灑滿一路的深情
一路的歌

註：68 小鎮位於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縣。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狂，甚至掀起了一股外國人學習《西遊記》的熱潮。是什麼打動他們？是出色的畫質？是極具中國式建築的遊戲場景？還是激烈的打鬥體驗？這些因素或許都是，但對於一直是壟斷 3A 大作的歐美地區來說，以上只是一款 3A 遊戲的基礎罷了，而真正打動他們的，恐怕還是遊戲中所傳遞的精神價值和情感輸出。那些所謂的長生不老、位列仙班、立地成佛的夢想，卻在悟

空嚮往自由的棒下化為烏有，顯然毫無意義，這些也在親人與愛人的生離死別的無盡牽掛中變得極為可笑。所以，好的文化輸出必須是共情的，而真正的共情是不需要太多修飾和說明的，它真的可能只是一件衣服裏的牽掛，只是我們用了更加藝術的方式，把美和感動傳遞給更多的人。

我與金庸相見時，由武俠小說談起這段往事，他也為之失笑，若有所感地說：「可惜沒有機緣認識這位有趣的前輩……」

側談武俠小說

李烈聲

前一陣子，我寫了一篇〈由碧血劍談起〉，回憶我與查良鏞先生的一些往事。

我是短篇小說寫作人，但從來沒有寫過武俠小說。儘管我不寫，但是，我仍歡喜看武俠小說。小時愛看《水滸傳》，長大後愛看《江湖奇俠傳》，都看得津津有味，在當時，我發覺心情抑鬱時，最好看武俠小說，它可以把我帶離現實。

後來，進入報界，做了副刊編輯，由於工作需要，不得不與武俠小說打交道。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金庸和梁羽生都還沒有開始創作長篇武俠小說，而我主編那家報館的副刊，已經出現武俠小說，當時的武俠小說大致分為兩

類：

一、粵式功夫派：一個時期，報屁股（某些人對報紙副刊的稱謂，因為副刊多在報紙的末頁，位置為報紙的屁股，故名。）出現很多「X X 山人」、「X X 居士」為筆名的武俠小說，主角多為洪熙官、方世玉、苗翠花、至善禪師、五枚道人、陸阿采、黃飛鴻、林世榮與廣東十虎等等。這類功夫小說，對於一些車仔佬、單車仔、搬運勞工、街市小販，具有不可估計的吸引力，當他們閱讀這些文章時，都有很深的代入感，我們常在榕樹蔭下，看見幾個黃包車夫，一面看報，一面吹幾口「大碌竹」，看到精彩之處，口中叫道：「好嘢！打X死佢！睇佢還敢不敢欺負窮人！」而在稿費方面，寫此類小說的作家，常常比其他作家為高，有幾位作家是此中好手，非常自負，他們事先聲明，不許編輯刪改，否則就輟筆罷寫，於是，這類大作家筆下，白字連篇，錯漏百出，編輯也只好對之苦笑，好在普羅階級讀者只看情節精彩，不計文字優劣，只求報紙「起紙」（報紙暢銷）的編輯也就得過且過。

二、傳統武俠小說：仿效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在澳門，我主編的副刊，其中有一位X X 先生撰寫《千里共嬋娟》，其中頗有趣聞，此君是廣州X X 報著名報人的哲嗣，家學淵源，他的小說，文筆清麗，故事精彩，擁有讀者很多，可惜此君是個癮君子，他從幼便跟父



親染上阿芙蓉癖，而他的小說，也與煙癮有關，說來好笑。

他自恃其小說擁有很多粉絲，常常端起大作家的架子，向報館出納部預支稿費。我自進入報界以來，只知任何作家的作品，必需等待刊出見報後，由報館發出稿費單，然後才可以領取。

此君久染毒癖，年長癮大，一時之間，手頭拮据，煙癮發作，便涕泗縱橫，如喪考妣，躺在床上，正所謂「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蜷縮如蠶，不肯執筆。報紙上的連載小說，必需每日見報出街，一日斷稿都不行，由於讀者們看連載小說，看到上癮，打開報紙副刊，找不到心儀的小說，大失所望，更會打電話向報館投訴，有些讀者心浮氣躁，在電話中穢語連聲，剛巧是社長親接電話，他被讀者罵得七竅生煙，把一肚怒火向副刊編輯發泄，編輯便合該倒霉，輕者被埋怨一番，重者會被炒魷，所以，編輯對於來稿不繼，甚為重視。

有一天，武俠小說家又遇到「莫財之厄」，續稿不到，我打電話給大作家：「老兄續稿何時賜下？字房大佬正在恭候大作。」

他在電話中傳來啜泣之聲：「對不起，我病了，艱於執筆。死期近矣。」

我明知故問：「不幸之至！究竟所患何病？」

他囁嚅良久才說：「我患的是窮病啊。」

我為之失笑：「這個病，患者太多了，我也是病患之一，而且，病入膏肓久矣，不要緊，此病我有

特效良藥，我親自送給老兄，尊駕何在？」他不再啜泣，響亮地吐出一個地址，我知道此處是個鴉片煙窟，向出納部預支半個月糧，趕快帶去。

其時的澳門，黃、賭、毒極其猖獗，鴉片煙窟隨處可見，人們稱之為「談話室」，所談何話？可想而知。我進入其中，一個雙鬢少女（人們稱她們為「煙花」）引我進內，大作家奄奄一息躺在煙床上，半明半暗的煙燈，掩映着枯瘦的臉頰，張目見我，立即吩咐少女：「拿煙來！」

少女打開煙盒子，挑出黝黑的煙膏，替他打荷，又搓又燻了好一會，然後把煙槍遞給他，他就着煙燈吸着，發出「居、居」之聲，如此這般，不久，他已過足煙癮，把煙槍放下，少女立即遞上一把小茶壺，他把茶壺咀對正自己的嘴巴，啜了好幾口，才肯放下，然後面露歉意對我說：「勞煩你等一下，我立即寫稿給你。」

他從褲袋中抽出幾張稿紙，在煙畔小木桌上運筆如飛，不消四十五分鐘，便已完成，笑嘻嘻道：「幸不辱命。」我接過稿子，飛奔回報館，交給字房。

若干年後，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紅到發紫，而那位《千里共嬋娟》的作者，早已辭世。

我與金庸相見時，由武俠小說談起這段往事，他也為之失笑，若有所憾地說：「可惜沒有機緣認識這位有趣的前輩……」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及作家，逾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作者情鍾《笑傲江湖》後便構思《笑傲江湖曲》。阿鏜附以日記內容，向讀者展示《笑》曲由草創到最近定稿，歷三十四年來對作品的修改紀錄和心得。而今次定稿，作者竟創作出一種全新的曲式？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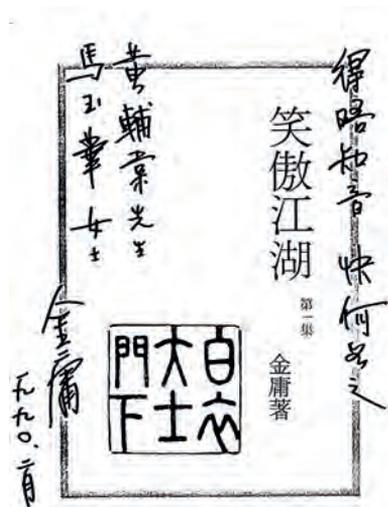
三十四年磨一曲 ——《笑傲江湖曲》 創作修改記

阿鏜

金庸武俠小說中，我對《笑傲江湖》情有獨鍾。原因有三：一、小說第一主角令狐冲，武功高絕卻瀟灑、淡薄、無求；二、對人性的描寫特別深刻；三、全書由琴簫合奏曲《笑傲江湖》來貫穿，書中有樂，樂中有書，構思新穎，立意奇特。這是為何一九九〇年初首次拜會金庸，他贈書時問我要哪一套，我毫不猶豫地說：「《笑傲江湖》！」

構思《笑傲江湖曲》

得到金庸贈書後，我開始構思《笑傲江湖曲》。第一稿完全照書中的樂器組合，是琴與簫的二重奏。很快我就發現，這樣的組合完全無法表現出書中所描繪的博大氣象與宏偉氣魄，便毅然決然，把它廢掉。第二稿是國樂合奏，寫於一九九〇年二至四月。有當時日記為證：



金庸親筆題贈《笑傲江湖》套書給黃輔棠（阿鏜）伉儷。

二月二十一日：開始把心神聚集到最具挑戰性的民樂合奏《笑傲江湖》上。本來，以為只是移調、配器，但重看一遍原來的二重奏稿，發現除了素材外，基本上不能用。為兩件樂器構思的曲子，跟為大型樂團寫的曲子，其「語法」完全不一樣。唯一的辦法是另起爐灶，重新構思，一切從零開始。

二月二十二日：從頭開始構思《笑傲江湖曲》，更明白自己的弱點——習慣單線條思維方式，節奏單調死板。這是寫作大樂隊音樂的致命弱點。如不能在這兩個方面有所突破，休想寫得出有份量的樂隊作品。中、西樂隊皆然。

二月二十四日：今天偷到一天，整天在家寫《笑傲江湖曲》，居然有點進展。看來，國樂團曲子比管弦樂團的還要難寫，因其限制太多。樂器音色、能奏的音域，轉調，都處處是限制。

二月二十五日：《笑》曲已有些變化，但缺了



一段快速、激烈的音樂，也缺了一段幽默的音樂。要補進去，才立得住腳。

二月二十七日：聽蕭斯塔柯維奇的第十一交響樂，對比我寫「笑傲江湖」，深知自己才、力均低到不足以言作曲。但看看一些連我都不如的人，卻在把自己打扮成大作曲家，便又硬着頭皮，寫下去。

三月十二日：這兩天，把《笑傲江湖曲》的中段和最後一段重寫了一遍。不知這一稿是否立得住？

三月十三日：作曲，難在對位豐富。不要說豐富，把高低兩個線條寫好就不容易。花了不少時間，尚未把《笑》曲最後一段新稿之低音線條寫出來。

三月十四日：今天，終於把《笑傲江湖曲》的骨架寫完。這一稿，應大體上立得住腳。對位、色彩、節奏都尚算豐富。再花些時間，把血肉、衣服加上，第一階段的工作便完成。第二階段的配器，畢竟是比較技術性、機械式的工作，只要有時間，就一定可以完成。費神費譜紙無數，費時一個月，換來一個不壞的結果。

四月十九日：今天完成了《笑傲江湖曲》全曲配器。當然，還要花不少時間校對、修定。從另起爐



胡炳旭（前右一）指揮廣東民族樂團演出全場阿龍（前右二）作曲的金庸武俠音樂。

灶重新構思到大體完成，花了兩個月，而且是在俗務極多而忙，壓力頗大的情形下，成績算不俗。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由葉聰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世界首演了《笑》曲第二稿。相當成功。學貫中西的國樂名家梁銘越先生評之為：「國樂交響化，從《笑傲江湖曲》開始。」不過，我自知曲中仍有一些編配方面破綻，有些地方不太適合民樂器演奏。

二〇〇四年，因為有再演出的機會，我在電腦上改出了第三稿。這一稿，增加了一個長大的賦格段，重寫了一些段落之低音線條，去掉了一些編配瑕疵。二〇〇五年在廣州和佛山的新春音樂會，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六日在星海音樂廳的「笑書神俠倚碧鴛」音樂會，由胡炳旭指揮廣東民族樂團演出的《笑》曲，都是第三稿。直覺告訴我，這個版本雖然尚可，卻仍有重大缺憾，還不能定稿。問題出在哪裏？要如何改？一時想不清楚。因為沒有排練演出機會，又一直在忙別的事，一拖十幾年，都沒有動過。

「迴旋變奏曲」《笑傲江湖》

二〇二四年，因為兩首鋼琴三重奏《俠之大者》

和《蕭峰》演出成功，我決定把《笑傲江湖曲》改寫一個鋼琴三重奏版。可能因為在潛意識中已醞釀了十幾年之故，這次改寫很順利，一下子就有滿意成果。

如此，國樂合奏《笑傲江湖曲》的定稿版（第四稿）新骨架就順理成章出來了。主要改動是：一、把近一百小節的第二段賦格刪除，只保留第一段賦格；二、把凡是不夠好聽、太難演奏、太囉嗦的段落，全部刪除；三、補寫幾個連接句，讓段落之間連接得平順；四、為每個變奏加上意境式中文標題。

最新版全曲分段標題如下：

序奏

主題 瀟灑自在

變奏一 弦彈（琴簫）對話

變奏二 醉態可掬

變奏三 快意江湖

變奏四 一往無前

間奏一

變奏五 憐我世人

間奏二

變奏六 笑傲江湖

尾奏

完成了總分譜修訂後，按新稿剪輯視頻時，我把這些標題都打在螢幕上，反響甚佳。相信它對聽眾甚至指揮與樂手理解樂曲，都有正面作用。

曲式上，這基本上是變奏曲，但因為多出幾個

序奏間奏，可稱為「迴旋變奏曲」，是本人新創的一種新曲式。

六月七日，同時在臉書和微信朋友圈發出一帖：

經過無數次修改，《笑傲江湖曲》終於定稿了！

一想到「賦格」居然被用來表現令狐冲的醉態可掬，就想偷笑。

一想到囉嗦、擁腫、多餘、過份難奏、沒有效果的段落全被刪去，就大感痛快。

一想到這一稿，終於對得起金庸的小說和贈書之誼，就覺得自己真幸運，居然寫了這樣一曲。

就等有夠好的指揮和樂團，把它演奏出來，拍錄出來，讓更多人可以欣賞。

這個「混合版」影片，十分「另類」，是由現場演奏與電腦樂譜音效混合而成。遠遠不完美，但值得一聽一看。如有人聽看之後，願意向國樂團指揮推薦，將感激不盡。本人樂於無條件提供總分譜。

請欣賞這個定稿版視頻：

<https://youtu.be/hpughsvUmw>

（本文圖片由阿鏜提供。作者為美籍華人音樂家。）



「再讀金庸，才發現他早已寫盡了我們這個世界磨難重重的人生。那些卑劣醜惡的江湖，那些多數人讀金庸小說聚焦於「俠義精神、文化底蘊」，而世情、人情才是其價值所在。」——編者

我與金庸作品的邂逅

姚卿文

年利潤更是高達上億港幣，而金庸在明報的股份獨佔六成。據一份海外財經雜誌評定，彼時金庸的財產已高達十數億港幣。所以，以金庸當時的地位和財富，電視劇《笑傲江湖》在央視的播放，固然能錦上添花，增加他的小說在大陸的知名度，順便給他的財富多加一點零頭，但這點財富實在是「濕濕碎碎」，金庸先生根本不會看重。金庸先生只是象徵式收取央視一元的《笑傲江湖》影視改編權的版權費，體現的無非是對央視的一種尊重。

因此，當後來有人評論金庸出新修版也是為了斂財，我同樣只能是笑笑。

世事無常 年歲匆匆

金庸曾多次在小說中寫到過苗疆，我就是出生在中國內陸苗漢雜居的西南山區的苗疆地帶。八十年代中期，我還在這片山區的一個縣城（現已成為地級市）讀中學，第一次接觸武俠小說，是金庸的《書劍恩仇錄》。說實話，這本書並沒有提起我太多興趣。是後來同學借我梁羽生寫的《雲海玉弓緣》重新喚起了我對武俠小說的興趣。大概是那時候我尚年少，性格還有些偏激，所以與金世遺這個人物形象產生了共鳴吧。

我重新迷上了武俠小說後，回頭再看金庸的《碧血劍》，便對金庸小說發生了興趣。及至看了《射鵬英雄傳》，就感到一個瑰麗壯闊的武俠世界展現在眼

一九九九年，金庸以一元錢的版權費將《笑傲江湖》的電視改編權轉讓給央視，許多人認為，這是金庸精明，從此敲開了他的小說在大陸的市場。此後，作為小說家的金庸就此名利雙收，財源滾滾而來。

其實，說這樣話的人說的完全是屁話。是不了解金庸的臆測！要知道，那時候的金庸早已因創辦明報集團成了香港知名人士，並先後得到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等的接見。而且，那時候金庸小說早已暢銷海內外，並得到許多學者、專家如陳世驥、夏志清、余英時等的一致好評。在大陸，三聯出版社已出版了金庸的全套小說集，金庸小說早已風靡開來。一九九一年明報上市的時候，市價近十億元，

前了：那宏大遼闊的江湖，那龐雜紛繁的人物，那曲折離奇的故事……特別是那種層層遞進、武功高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寫法，令我感到作者的才大如海。還有郭靖作為一個傻小子，不怕嘲笑、不畏艱難、笨鳥先飛，以堅毅卓絕的毅力奮力上進的精神，終成一代宗師，更是深深感染了那時正在準備拚搏一番考個好大學的我。

然而，那時候的金庸小說在租書攤擺放得並不多，偶有幾套，也總是處於「借出中」。更多的，則是「金庸」、「金鏞」、「金庸新」、「金庸巨」、「金庸又」的作品，讀來令人乏味。好不容易，在縣城圖書館找到一本連載金庸《倚天屠龍記》的雜誌，我如獲至寶。當我讀到小說第三章開頭那兩句「花開花落，花落花開，少年子弟江湖老，紅顏少女的鬢邊，終於也出現了白髮」的時候，我年輕的心開始有了人生無常、時光轉瞬即逝的感嘆。小說前兩回本來寫的是郭襄和張三丰的少年時期，突然就過渡到了元代中葉，非但一點不讓人感到突兀，反而讓人感到很自然，而且頓時興起一種年歲匆匆的感懷。可惜雜誌一個月才來一期，而且讀了幾期後，就再也找不到了，不知是圖書館停止了這份雜誌的訂閱，還是將這份雜誌另行存放在他處？令我好長一段時間，都在為故事後來的發展牽腸掛肚。

我天資並不聰穎，然而像郭靖一樣，經過一番拚搏後，我終於考上了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學。考上

大學後，由於對所學的專業沒有興趣，我無所事事，整天靠寫詩、彈吉他、跳霹靂舞、打一種叫「雙升」的撲克牌遊戲打發時光。

在南方潮濕的某個雨季，我終於有機會迷上另一件消耗青春時光的事情，那就是：躲在學校中宿舍四樓的寢室裏看金庸小說。這還得感謝我的那位青島同學，是他，將家裏那套盜版的寶文堂版本的金庸系列帶到學校來。我白天看，夜晚看，通宵達旦，耽誤了好多吃飯和睡覺的工夫。

當然，對金庸小說的癡迷，阻擋不了我那時候那顆青春躁動的心。我發狂一般愛上了我們班的一位姑娘——而且後來一直愛了很多年。可惜，由於我出身卑微，這一份感情，只是一份單相思，那位姑娘——那位現在年華已經老去的我心目中曾經的女神，至今也沒拿正眼瞧過我一眼。

所以，詩歌、音樂、打牌、跳霹靂舞，還有單相思，以及金庸小說，便構成了大學四年的我在南方的生活。

世界的光怪陸離

大學畢業後，由於分配的單位不好，我離職出來獨自謀生，又由於學的專業沒什麼用，我嘗盡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世態炎涼。再讀金庸，才發現他早已寫盡了這個世界的光怪陸離，和我們磨難重重的人生。那片善惡難辯的江湖，那些卑劣醜惡的人心，那



些為了爭權奪利而無所不用其極的罪惡；還有命運的無常，以及作為微弱個體的我們奮鬥、掙扎的不易，愛而不得的痛苦……

那些年，我依然舊情難忘。有時候午夜夢迴，想到昨日已逝，時光已老，而我深愛的人離我已越來越遠，不由得滿目是淚。但我明白，這份苦戀是不會有結果的，因此，每每讀到金庸《白馬嘯西風》結尾這一段，我脆弱的心靈就總是被輕易地擊中：

當哈蔔拉姆背誦《可蘭經》的經文之時，眾族人都恭恭敬敬的肅立傾聽。經文替他們解決疑難，大家心中明白了，都說：「穆聖的指示，那是再也不會錯的。」有人便稱讚哈蔔拉姆聰明有學問：「我們有什麼事情不明白，只要去問哈蔔拉姆，他總是能好好的教導我們。」

可是哈蔔拉姆再聰明、再有學問，有一件事卻是他不能解答的，因為包羅萬象的《可蘭經》上也沒有答案：如果你深深愛着的人，卻深深的愛上了別人，有什麼法子？

白馬帶着她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馬已經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總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個個瀟灑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武俠其表 世情其理

許多人總是把金庸的小說視為一個整體。其實，在我心目中，金庸的小說也是各有不同表現的。我真正喜歡的作品，有《射鵬英雄傳》、《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俠客行》、《連城訣》、《鹿鼎記》、《白馬嘯西風》等幾部。但我不喜歡《神鵬俠侶》的喜劇結尾。另外，《飛狐外傳》、《雪山飛狐》也還算不錯。而《碧血劍》、《書劍恩仇錄》這兩部，我感覺就是一般化的作品了。而《鴛鴦刀》、《越女劍》，我認為更像是金庸的遊戲之作。

很多人談金庸小說，總是愛提到小說中的俠義精神和豐富的中國文化底蘊。但作為小說，我認為這些並非其必需的價值所在。至於那些光顧讀故事、為打發時光而消遣閱讀的人來說，當然就只是、也無非只是成人的童話罷了。

陳平原說，金庸小說是政論見識、史學學養、文學想像力的三者合一，這句話是非常有見地的。金庸小說其實是武俠其表，世情其理，是複雜的現實社會在武俠世界中的折射。其作品具有深厚的悲天憫人、情懷和尖銳的批判精神。小說寫作具備自覺的先鋒意識和強烈的前衛意識。小說描寫了無數催人淚下的細節。至於小說中刻畫得眾多的栩栩如生的、複雜而又深刻的人物形象，已被許多文學批評家說得太多太

濫，我也不再贅述。所以，我認為金庸小說是一流的文學作品，這樣說絲毫不為過。

關於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著名「金學」家陳墨著有若干本金學論著，大家可參考。

幾十年來，金庸小說裏面的許多語言已外化為我們日常的生活語言。比如我們說到一個人，說到一件事，常常用金庸小說裏面的人物、招式、地名來打比方。金庸小說的創作時間算上頭，已屆七十年；算上尾，已逾五十年。至今影響力不減。二十世紀的文學史，論影響力，除了魯迅的小說，還有誰的作品能與之比肩呢？

有溫暖也有苦惱

如同其他許許多多的作品一樣，金庸的作品也許有缺點，但瑕不掩瑜。

大俠已逝，但我們所處的這個江湖還是這片江湖。這個江湖既有江南之秀美，也有華山之險峻。既有小巷里弄的溫情，也有巍巍皇宮的爾虞我詐。既有愛的溫暖，也有求而不得的苦惱。命運無常，在人世中，我們會經歷許多困厄、苦難，會經歷許多人生波折。社會是複雜的，我們會遇到豪俠仗義的英雄，但也會遇到卑劣醜惡的小人。還有那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政客，以及像韋小寶這樣吹牛拍馬不顧一切鑽營、然後成功了討幾個老婆、但表面上永遠道貌岸然的混混……

面對我們這個塵世江湖，讀者諸君大多都是宅心仁厚的。那麼，就借用金庸小說《笑傲江湖》裏描寫令狐冲在綠竹巷學琴的一段文章作結尾吧：

傍晚臨別之際，（令狐冲）對綠竹翁和那婆婆甚有依戀之情，走到婆婆窗下，跪倒拜了幾拜，依稀見竹簾之中，那婆婆卻也跪倒還禮，聽她說道：「我雖傳你琴技，但此是報答你贈曲之德，令狐少君為何行此大禮？」令狐冲道：「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得能再聆前輩雅奏。令狐冲但教不死，定當再到洛陽，拜訪婆婆和竹翁。」心中忽想：「他二人年紀老邁，不知還有幾年可活，下次我來洛陽，未必再能見到。」言下想到人生如夢如露，不由得聲音便哽咽了。

那婆婆道：「令狐少君，臨別之際，我有一言相勸。」令狐冲道：「是，前輩教誨，令狐冲不敢或忘。」但那婆婆始終不說話，過了良久良久，才輕聲說道：「江湖風波險惡，多多保重。」

江湖風波險惡，願大家多多保重！

（作者為作家、貴州省銅仁市碧江作協副主席、企業家。）



「作者不寫大人物，着眼於底層百姓在生活中的掙扎、對逆境的抗爭……揭示了小市民的生活困境和情感紛擾，具有強烈的現實感。」陳慧雯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趕一趟小說的行腳》，用詩人的精緻文字刻畫「小人物」的悲歡離合，貼合現實而不失浪漫。——編者

滿溢詩意的小說集 ——陳慧雯《趕一趟小說的行腳》

宋詒瑞



詩人陳慧雯（圖）推出了一部新作——短篇小說集《趕一趟小說的行腳》。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細緻入微的觀察力，留意到小市民、尤其是基層婦女生活中的種種悲歡離合經歷，以及喜怒哀樂情緒，以她詩人具有的精緻語言，把一個個人物的小故事寫得活龍活現、趣味盎然，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一本充滿詩意的小說集。

這些故事的發生背景大都是在二〇一九至二〇二二年，這段日子在香港歷史上是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動的三年，從反修例的暴動造成全港市民的人心惶惶，到疫情爆發以致人人自危、全民抗疫，在在都有故事，如母親擔心黑衣人兒子的安危，公司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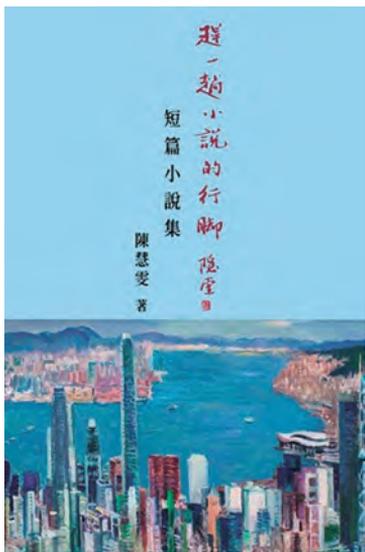
同政見的糾紛，疫情為戀人帶來的困擾或喜悅，王嬪、小俊、柳婷、清清等的經歷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因此這些故事都是社會活動的寫照，是時代百態的見證。（攜手抗疫有情天）一文更是以日記方式詳盡記錄了疫情初發、公眾抗疫、染疫治療的過程，無疑是一段極其真實的歷史記錄。

作者在作品中，對人物的心理面貌抽絲剝繭，有深刻的描繪。那位耀眼的歌星，雖然笑臉與練歌姊妹們周旋，大大方方請客吃飯，說些熱情貼心的話；卻是打從心底蔑視她們的。但是她要用長袖長裙掩蓋全身的傷痕，以表面的從容、出色的演出、慶祝結婚周年的假話，掩飾着自己不幸的婚姻！她戴着假面具生活着，裝扮成一個像樣的人，其實是一個遍體鱗傷的可憐受害者！（巧妙的是全篇沒一字正面提到那個「他」是如何對待她的，留白給讀者去想像。）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她「反覆咀嚼身邊事物，藉小說表達對人性的質詢。」她設身處地、换位思考、才能如此細微地寫出人物的多面性，摸到人性的軟肋。

作者說她不寫大人物，着眼於底層百姓在生活中的掙扎、對逆境的抗爭。為了女兒要買一支幾百元的點讀筆而費盡心思、憂心忡忡的父親，獨居老婦的落寞，浪子靈魂的醒悟，妻兒都是同性戀的打擊，安老院老婦被兒子背叛的悲哀，與已逝戀人幻想似的重逢，無一不是揭示了小市民的生活困境和情感紛擾，具有強烈的現實感。

作者的故事的主人公多為女性。對一些女性特有的行為的描寫極為生動，如說到化妝的濃妝和淡妝的區別，司儀化妝的步驟都是有條有理，一絲不苟；對容貌和衣著的描述也很講究，絕不馬虎。對定情後女主角的心理描寫：「放下手機，籠罩在心間的陰霾漸次消散，窗外靄靄微雨，淅瀝着輕塵，樹木、房屋、街道與廣場條的漂亮異常，別有賞心悅目之感。」這「倏的」一詞用得絕妙，寓意雙關。

作者是詩人，因此寫作時下筆用字特別講究，她說自己是「動手編織文字、刺繡文字、雕鏤文字、勾勒文字……」如此遣字用詞，是多麼精細用心的態度！寫處於感情低潮的男子：「眸子黝黑晶亮，似乎深不可測，抑鬱落寞寫滿了他的臉龐。」描繪男女之間的純真友情：「有些朋友，即使多少年不見，他都在內心留有一個小小的隱秘的角落，多少年之後回



陳慧雯著《趕一趟小說的行腳》，香港：初文出版社出版，二〇二四年一月。（資料圖片）

望，他都在那裏，靜靜地進行心與心的剖白，心與心的對話，這份感情是多麼純真澄潔！契闊經年君何在？死生歲月葉一脈，癡男怨女情意長，秋風瑟瑟吹不敗。」敘述男女摯友的臨別時分：「原以為會很冷靜分手，如此撕心裂肺卻出乎我的意料，就像是與另一個我道別，隱藏內心深處的另一個我。」這些詩樣文字行筆流暢，描述生動傳神，撥動讀者心弦！描寫疫情的文字也脫俗——「所有的活動都在這短短的數日泯跡了，一切猶如被按下了暫停鍵。千門萬戶都閉關着，一張無形的巨網罩住了地球，而地球，陷落到一個時間的斷層，所有的喧囂亦嘎然而止，世界杳然在耳邊沉靜，令人窒息！」甚至文中幾個小標題的文字也頗見心思，春陰漠漠、蕙風春明、曉出春行、春郁芊芊，用字精巧，滿是詩意。

作者特有的詩人浪漫，亦顯現在故事情節的安排。要取得女友眼淚才能讓浪子獲得天堂通行證，從而促成了浪子回頭；一個電子寵物機揭開了一段同性戀一樁謀殺案；百年一遇的八星連珠氣象奇觀帶來與已逝女友的重逢；去找似幻似真的水晶城……以及三篇微型小說中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兀結局出現。

作者的作品常以詩歌形式與讀者見面，此次趕一趟小說的行腳，初試身手已是不俗，繼續前行吧！期待作者會有更多詩文並茂的出色新作問世！

（宋詒瑞為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監事。）



「那片讓第一人稱主角可專注寫作、只有依稀符號投射的異空間，卻更豐富自我流放的無地方意味。」程皎暘遊走於虛幻於現實中寫「香港」，卻不囿於本土時事，而是透過角色的情感帶出對世情倫理的普遍關懷。

——編者

無地方的幻下情感

——讀程皎暘《烏鴉在港島線起飛》

曾繁裕



《危險動物》是程皎暘（圖）的首本短篇小說集，二〇二一年在中國大陸出版；三年後，《烏鴉在港島線起飛》再收錄當中的四篇（包括與書題相同的一篇），並加入新作七篇，似要拉近生活地、書寫地與出版地的距離。

香港，看似是《烏鴉在港島線起飛》的主要背景，但地景關聯非常薄弱，只有尖沙咀、九龍灣、珀麗灣、元朗等地方名，以及間中出現的住屋問題、粵語對白，讓讀者感覺故事發生在香港。

雖然這小說集以「港島」入題，但冠以異鄉人視角、新港式敘事，甚或片面書寫而狠加批評（如部分論者對台灣女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看法）是不必要的，換個角度，十一篇小說的場景正因

作者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地域遷移而模糊。正如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愛德華·雷爾夫（Edward Relph）藉個人與空間有否情感連結，來區分「地方」和「無地方」，程皎暘筆下的香港，似是在最後一篇〈金絲蟲〉所虛構的「美涯」，美涯有漁村，有海灣，有海濱社區，有大橋，有公園，也有商業區，完全是香港的格局（〈餓牛〉寫的美涯公園尤其像塔門），但那片讓第一人稱主角可專注寫作、只有依稀符號投射的異空間，卻更富自我流放的無地方意味。

那麼，程皎暘筆下的香港／美涯，沒有情感嗎？不，只是情感不投射至地方，而是在角色之間流露，這尤見於她在結集前半部分的魔幻現實書寫。（後半的〈深水炸彈〉、〈歲末夜晚的紅色氣球〉、〈金絲蟲〉等篇，皆傾向現實布局。）論到魔幻現實，香港女作家謝曉虹和韓麗珠皆顯然借彼喻此，每每以魔幻諷刺她們心繫的香港現實，而生於武漢、長於北京的程皎暘既然不用承接香港的女性文學脈絡，便大可自由地糅合科幻、魔幻、奇幻，在平常的城市設定下，超現實地探究脫離地緣政治背景的人的交集。例如，在〈另一個空間〉中，「我」與小鹿居於虛構的深水埗麒麟閣一百呎套房（香港雖有名為「麒麟閣」的樓房，但不在深水埗，裏面也沒有套房），為讓孩子出生於理想的空間，「我」以壽命換取水晶孵化器，卻在生產日的半個月前，發現被騙去多二十年的壽命，爭執然後意外，水晶球縮小，故事的高潮立於作為丈

浩大煙波裏從善如流的死者

向鑫

詩是這首詩的主題，

這首詩由此流出

——華萊士·史蒂文斯《彈藍色吉他的人》

將夢境，伏貼於一個詞彙的坡

度，你滑落

過分光滑的平面，又像煙一樣

飄

浮。將語言，燒製成玻璃海

你定奪着，那如碎瓷般脫落的百年，如今
作為當代詩人，你必須寫點什麼——用漢字
或是翻譯腔，將你腦海內的情欲場面
半遮半掩地寫進詩行

被關進現實，夢就聚攏成圓，你枯坐
如流水，眼底的鏡子照映出
天邊西行的鶴。飛過松針頂端——懸置的
修辭風景，你揮舞着蒼翠的劍戲，刺向憂鬱症
與性無能……當一個光明的春天
被焊進你的體內，你也會在幻想中
槍刺般迭起，決意做一位詩人
一位比作家、調酒師、民謠歌手、法國騎士更高的
詩人。可那些如鳥雀般驚起的
赤裸瞬間，使你惶恐地逃到下一行
逃進暴雨雲邊的朦朧水霧裏

「不」！你突然醒悟，並把「不」這個詞
裝進沉默的聲調。你嘗試俯衝，帶着某種
中國式經驗，向一位中世紀的死者投稿
你說舊的時代已經過去，這裏
已經是來世！你要做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

要逃逸，要平行於現實而非反向，可

朋友！

黑隆隆的坦克已經壓境，這富含隱喻的苦難
詩歌已無法承載，有趣的意象也已不再發生
可還得寫，撇去雙目去寫，義無反顧去寫
痛快地寫然後痛快地死去，日復一日
去擁抱廢墟中出走的月色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夫與父親的「我」對衝動的後悔，「寧願一直老下去」，而最後的轉折亦因前期鋪述建構了讀者的共情而精采。劇透有罪，但也不得不說，〈非人〉中被屁



程皎陽著《烏鴉在港島線起飛》，香港：初文出版社出版，二〇二四年六月。（資料圖片）

孩欺凌卻最後遭諷刺地「獻上人類的關懷」的AI男童、〈鏡面騎士〉中可虛擬面皮的兼職男友、〈紙皮龜宅〉中被資本主義花式壓榨的駝背老人、〈烏鴉在港島線起飛〉被側目卻受父母保護（而不像卡夫卡《變形記》中因變了甲蟲而被排擠的主角）的有翅女孩等，皆見作者對世情倫理的普遍關懷，不囿於本土時事。或許，如程皎陽在最後一篇所說：「這不是想像力，而是現實。我寫的全都是我親眼所見，無一虛構。」種種荒謬都有根據，而她把荒謬還原為現實的方法，就是幻化「親眼所見」的人情世事和箇中潛藏的可能。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課間休息時，我和好友照常在走廊聊天。談及我們的寫作課老師時，她忽然說起了自己的中學班主任。當時教室裏有一大一小兩塊黑板，大的給老師們寫板書，小的通常用以發布課堂作業和通知。一天班長告知她，班主任決定以後把通知寫到大黑板上。她作為班幹，便把當天的作業羅列到大黑板上。此時該班主任也在教室，他看到她的做法後居然大動肝火，當着所有學生的面大聲呵斥她，並勒令她使用小黑板。面對這樣的指責，她本應為自己辯解，然而當刻我的這位好友卻失去了反駁的興致，她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按對方的要求把字跡擦去了。她說：我當時只是覺得反駁是沒有意義的。

聽她描述這段經歷的時候，我可以看見她在昏

哈威爾·馬里亞斯、莎士比亞都了解語言的力量，亦有苦言於訴法「逐漸冰冷」，但仍願意「說一些友好的話」安慰傷友的友人。——編者

我雙手的顏色

封 軌

昏欲睡的早讀時間站在教室前部，回頭注視班主任的臉，沾滿粉筆屑的雙手搭在粉筆槽上，並不瑟縮，也沒有顫抖。片刻後，它們摸索着找到板擦，接着有更多的粉塵落了上去。我想到了我並不愉快的高中時光，同樣的在被校領導批評後發洩在學生身上的班主任，一些在校門外等待的家長和從前的朋友。但我也什麼都沒有告訴她，我只是說，我明白你的感受，有這樣的經歷真是糟透了。

人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未說出口的話。無法被聽見的話語，要麼在遺忘中逐漸消弭，要麼在沉澱許久之後，身上都裹滿了灰塵，最後像一塊重物般從嘴邊掉出來，在眾人的視線中落到地上，像被曝露在陽光下的一灘可憐的嘔吐物。

我剛讀完的小說，哈威爾·馬里亞斯的《如此蒼白的心》便是以此為主題：話語的重量，或者更確切地說，話語的力量。書的標題來源於莎士比亞的短劇《馬克白》：“My hands are of your colour, but I shame to wear a heart so white.”（我雙手的顏色和你的一樣了，但我卻羞於擁有一顆如此蒼白的心。）書中的主人公探索着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新婚後獨自尋找婚姻的含義，並嘗試發掘父親三段失敗婚姻的真相。最後，雖然他得知了事實真相，但父親也仍然對此有所保留，而知曉真相的人也口不能言，只能帶着一顆蒼白的心繼續自己的生活。馬克白的夫人得知了丈夫暗殺鄧肯的事實，即使她沒有直接參與刺殺，由

於她從丈夫口中了解了真相，也就只能被動地成為同謀，變成共犯，在睡夢中看見自己握着刀柄的手，就算這個場景並沒有真正發生過。

通常讀完整部小說之後，我會感到非常滿足，我會讚歎，會簡單畫下或寫下腦海中延伸的場景，會跟朋友分享書中的情節。但合上這本小說時，我比往常要更加沉默。閱讀的過程中，我想到了很多事，未說出口的話語無處安放，就堆積在空氣中。閱讀終了後，它們像雪一樣落在我的肩上。讀這本小說本質上和讀其他作品並無不同，只是現在我才終於注意到了這些雪花，觀察到它們的顏色，體會到它們的重量，感受到它們的溫度，並在春夏之交狠狠打了個寒噤。

人的眼界總是受限的。對我來說，要更加受限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我的思維總是跑偏，聯想到一些奇怪的妄想，或者是作者從未描寫過的小說場景細節上。而我又是一個腦袋不太靈光的人，跳脫的思緒和智慧上的不足組合起來，就成為了我無數缺陷中的一個階段性產物，讓我和現實世界更加割裂。有時，就算東西就擺在我面前，我也很難看見；就算別人用我的母語面對面跟我講話，我也無法理解。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難以啟齒的短處，自然也不可能把古怪的想法公之於眾，徒增他人的煩惱，於是也只能把話留給自己。這種保留也造成了一些問題，給我的靈魂增加了不屬於它的克重，使它像某些畸形兒一樣，長了三條胳膊，或者好幾條腿。好在這不會影響它走

路，三隻手在拍照時也便於擺出更多姿勢，不至於每次在鏡頭前都一個樣。何況我明白，這種變化已成，不會輕易改變，我沒說出口的話或許永遠都不會為人所知。就算雪都化了，我的心也不可避免地逐漸冰冷了。

我看着自己的雙手。平日裏我用它們做着許多事，卻很少像現在這樣仔細地端詳。我的手不好看，也不修長，不能提重物，不會彈琴，握筆姿勢也不對，用刀一劃血就會灑出來。如此脆弱又無力的手，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不過至少，我可以用它拍拍我好友的肩膀，對她說一些力所能及的友好的話。

（作者為澳門大學葡萄牙語專業四年級學生。）

◎

溶解的綠

曾瑞明

四十幾歲的美夢
多些清醒
那樣，是活得比較長的方法
跑步，總是計時
想想今年賺幾多錢
像樹上的葉

我的煩惱，那是冬天
綠色像雪溶解
枯枝像我的手
想抓住什麼
又像綠
妄想脫離狗主的繩子

（作者為香港詩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遊園

驚夢



聖保羅書院 李浩榮老師



鄭培凱教授的書法透着傳統文人的逸氣。家藏一幅鄭先生賜贈的斗方，錄《牡丹亭·驚夢》裏那支優美的〈皂羅袍〉曲辭：「原來姽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在陰雨連綿的中國文學長卷裏，湯顯祖水袖輕揮，潑出了一片嬌紅翠綠，早教無數的讀書人心往神馳；今得鄭先生行書鋪陳紙上，那湖山石邊，倒真見着彩雲迤逗，煙絲醉軟，嘸嘸鶯歌剎那間都響在了耳邊。尤其那幾個走之旁的字，俏麗得像梅蘭芳那纖纖玉指，在舞台上朝下一圈划過，無限春光，自在暗中流轉。鄭培凱是研究崑曲的專家，他有一篇長文〈梅蘭芳遊園驚夢四十年〉，考證梅蘭芳學習崑曲、改良崑曲、傳承崑曲的漫長經歷，既見出嚴謹的學術身段，亦聽到深情的歷史念白，梅蘭芳的苦心孤詣好像正待

着這樣一位知音的觀眾。一九六〇年，梅蘭芳在中國戲曲學院，發表報告〈我演《遊園驚夢》〉，向戲劇界一流的演員講解老派的做法，同時也提出自己新詮的演繹。談〈驚夢·山坡羊〉那一節最有趣。「等唱到『春光暗流轉』一句，」老派的做法是「靠着桌子，從小邊轉到當中，慢慢往下蹲，起來再蹲下去，如此三次。」杜麗娘其時正為春情所惱，魂兒亂顛，那幾下緊相偎、慢廝連，梅蘭芳覺得過於露骨，不合杜麗娘大家閨秀的身份。於是，他把身段改成「轉到桌子的大邊，微微地斜倚着桌子，有些情思昏昏的嬌慵姿態，最後輕輕地一抖袖，就結束了這一句的動作。」年初，上海崑劇團在香港藝術節上演足本《牡丹亭》，我看了〈驚夢〉、〈尋夢〉、〈寫真〉、〈鬧蕩〉等開首二十一折。上崑版做的便是傳統的身段，杜麗娘那困乏的身子，唱着〈山坡羊〉，在繡滿花球的桌子前，左飄右蕩，上晃下蹲，行來春色三分雨，一徑落花隨水回，看得觀眾也冒出一身的熱汗來。杜麗娘不是那種無才是德的愚婦，她是春雷喚醒的芳魂，是死而復生的仙子，大膽的舞台語言，或更能表達她自主的個性。好幾年來，我訪問鄭培凱教授，問起鄭先生喜歡哪些的作家。鄭先生提到湯顯祖與莎士比亞，說莎士比亞筆下沒有什麼明確的道德褒貶，讚許「這是西方文學的優勢，掙脫了中世紀基督教的束縛；而中國的道德包袱較重，一直到近現代的新文學，還是強調『人生的文學』，成了換湯不換藥的『文以載道』，甚至發展至政治掛帥。」湯顯祖同樣意識

前衛，雖生於明代，然敢於放寬道德的領扣，鬆解情欲的衣帶。湯顯祖那枝妙筆果真開出一片綽約的牡丹來，禮教的藩籬是再也關不住那滿園的春色了。

梵高的心園 ——參觀梵高博物館有感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夜幕垂墜於狂草上，黑色的烏鴉彷彿象徵着梵高內心深處的掙扎與求生。這片土地，正是他心靈所屬，充滿了盤旋的挫折與無盡的孤獨。梵高的藝術作品如同他的生，既充滿了絢麗的色彩，也承載着無法言喻的憂鬱。

荷蘭畫壇的全盛時期，無數畫家閃耀，但梵高卻以豐沛情感，深深繫在這片土地的憂鬱，又與陽光交織出無與倫比的畫作，畫出心田——瘋狂與荒謬，夜幕如海，莊稼反倒是無盡的晴空，梵高的畫筆，讓觀者感受到生

命的脆弱與堅韌。

導賞員說：「試看看這裏有多少種黃色？」梵高的向日葵，總是以溫暖的色彩撞擊着觀者的心靈，彷彿在告訴人們，即便生命充滿苦澀，可是仍以最多種不同的黃色伸向陽光，張狂與熱愛，是對生命的禮讚與不妥協！

在梵高的心園裏，必然有着他對故鄉的依戀。最後之畫那暗藍的盤根，即如梵高的心緒，亦如同這片低地——多風，沒有高山也不臨海，潛藏平靜，又壓抑的生命力。他將自己最深邃的情感化為畫作，創造出一幅幅



梵高畫作《向日葵》。

(梁璇筠攝)



讓人心醉的作品，讓人們在欣賞中感受到他靈魂的震顫。梵高的心園，既是一片憂鬱的天地，也是充滿希望的光輝。在這片心園裏，無論是寒鴉，還是張牙的向日葵，偶爾出現的溫暖人間，都在叩問生命的本真。我記得自畫像那雙深邃的眼眸，內蘊對生命和這片低地的最深情感。可幸我們仍看到畫中的心園，靈犀一點，通向星夜。

我的「隱形遊樂場」

英華書院 石期舟老師



歌手張敬軒歌曲《隱形遊樂場》將人生化成一場「遊樂」，每個人的理想國度化影為一個幻想的、理想的、構想的「遊樂場」，你的「蓬萊仙境」變真了嗎？常言道人生如夢，到底是我已存在夢中，還是我已正在建構着夢境，等到實現之日？你的人生，是否如一場夢幻虛實不分的遊樂場嗎？

每個人在每一個年齡階段，都害怕界定「人生」。青春漸逝，回憶中的遊樂場更加具象。記得每天三時

三十分下課，騎着破籃子的單車回到屋邨，第一站到達幼稚園旁的遊樂場。告示牌非常客氣，只容納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我便盡享城堡。矮小個子卻在黃色圓曲迴旋的爬梯上，從上而下挑戰降落地面的速度。橙色大圓筒便是「滑梯」，它的用途非常廣泛，偶爾我在圓筒內逆流而上，有時我坐在圓筒上，坐看勞碌的下班族。最刺激的是圓筒是一把傘，將雨水灑在兩側，我躲在小小的曲面下，假裝是天文台台長，思索着明天會是紅雨吧？灰色的鐵架構出遊樂場最基礎結構，但它不能擋雨，我估計是最原始的洞洞板吧？

公開考試前的中秋，成為最後一次共聚晚宵的最佳時期。樂園是否永不宵禁？遊樂場的告示牌依舊冷酷，遊樂場的地板我不敢踏足。駐守一旁，把燈籠亮起，明月在地上，對「未來」的討論隨即示演人間，孩童天真與爛漫、奔跑、呼喝……加劇了對未來的焦慮。「我可以回到童年的遊樂場嗎？」眾人異口同聲，笑着感嘆，收起倦容，才察覺人生的第一場「夢」即將上場。無疑，公開試界定人生，但這些老生常談，孩童根本不懂，而充滿無形傷疤的成人世界，不可告訴我仍有光帶引？

那時的中秋，港鐵與今天一致「通宵營業」。回頭望望，人生如一場遊樂，喜怒哀樂把遊樂場添上生命，以前的「城堡」現在看來只是一個兒童設施，那些滑梯顯得「雞毛蒜皮」。到頭來，人生只不過是從回憶中激勵自己前行的一場美夢。

這個遊樂之夢「未完，待續」。

遊園

遊校園



香港中文大學 李端宜



的征途上，百萬歸零。

自圖書館走出的景象如一，幾年中定然看了不下百遍，令人有種時光延綿不絕的錯覺。暑假以來首次回校借書，才赫然發覺自己已即將踏入大學第四年；我想在中大的千餘日裏，也必有在此看過日出的同儕，頂着翎紋似的雲，在同一條大道上各自穿梭。我可以在偶然一次走過，如初試一般用碧秋樓入詩；也可以在擦身而過之際，聽一個陌生人描繪未來。

也必有人像我趁着不必匆忙的時間，沿路走至銘澤樓。猶記得在報章圖片上的初見，也記得幾年前路過一抬

頭，首次親見那「煲底」似的圓。這裏的人或上山或下坡，來去匆匆；今倒也見有人在此相約，把這裏當作路標。想來在此，大部分人渴望的，皆是對人生、前路、一切意義上下而求索。上下左右，有方向總是好的——我在此往復多次，漸漸也欲把它當作人生的錨。只是這充滿生命力的處，到了離別之時，卻怕勝似楚門世界的破滅。

明年，我將會在此作最後駐足，和左邊的、右邊的一起在眼前的梯級上，向後俯瞰逐步走過的百萬階磚。征途仍在繼續，惟記憶中赤金色的日出，如一二片羽落在學子心間。

荔枝角公園「嶺南之風」

英華書院 謝雋穎



城市之喧，自然之幽，在此處，只有一牆之隔，而毫不相擾。潺潺流水，花紅柳綠，何能拒之？遊園尋樂，如何能之？

入東門往前走，走到廊橋，足可飽覽園中心的月池。池水綠如碧玉，及見清澈透底，透視着水底魚兒們嬉戲，時而魚貫暢泳，時而你追我趕，時而躍出水面，自得其樂。陽光明媚時，水便如無瑕的鏡子一般，倒映出水中心隨風搖曳的楊柳枝葉，岸邊的奇卵怪石，襯出仿古



遊園——遊中大校園

香港中文大學 曾宇欣

我一如既往地，趕往山腳上課，卻在堪堪到達前，

建築背景，形成一幅波動的油畫。

此園的兩旁便是林蔭小徑，筆挺的綠樹，看起來強壯而有力；玲瓏別緻而五彩繽紛的花兒上，蘄露出清晨的露珠；鳥鳴蟬叫奏出清晨的美好。秋天時，紅橙交雜的樹木，把小徑染紅，使花兒染橙，彼此交相輝映，美不勝收；樹葉、花朵飄落在小徑上，鋪成華麗的地毯迎接客人的到來，此情此景，恍如人在畫中。

中式庭園，最不缺的就是優雅而高貴的古典風雅。湖邊小間中，蹲着兩張小木椅，一個小茶几，對視着透光的窗。正入黃昏時，金光入屋，窗外湖景別具雅緻，鋪上一層金光絢麗。向外走便是園林景色，傍水看林，左可觀游魚，右可接落葉，微風徐來，落葉飄飄停留在水面上，微動漣漪，一波傾城。想像一下，古人攜友，黃昏來客，共飲一杯，賞美景，吟詩作，甚哉，如斯美景！

此處，尚留一角幽靜；吾心，何處尋幽？



收到課堂取消通知。以往我總是步履匆匆，止不住急切，在校園只遊於教學樓及宿舍之間，此刻猛然站立，頓失目標，在偌大校園失去方向，竟不知應去往何處。

果然站立片刻，心血來潮，突然欲一遊中大校園。我經過蘭苑，沿未圓湖走，輕風悄然拂過，泛着微黃的樹葉掉落，落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途人途徑此處，稍有不慎便踩碎片片枯葉，像金光灑滿腳下。我從未留意，原來親自沿未圓湖行走之風景，與遠遠眺望如此不同。

半晌，便走到康本園，「七小龍」均辛勤地運作着，載我向山腰去，我看見同窗在樓梯急步往下走，神色匆匆，像極了平日的我，此刻，我卻漫無目的地遊走在校園。經過何草時，我憶起往日朋友提起的何草貓，左顧右盼，欲捕捉小貓矯健的身影，良久，才頓悟牠們已遠去。

行至善衡校園對開路口，途徑清幽的苗圃徑，此處人煙較稀少，取而代之，小昆蟲相當活躍，牠們在我腳下或跳躍，或緩慢爬行，似是在漫遊着。我走向盡頭的快速電梯，按下了九樓，看飛速上升的數字，失神片刻，思考接下來該去往何處，我忽然想去新亞圓形廣場坐坐，又想去聯合草地看看那雕塑……思及此，心中一陣喜悅，畢竟，在急促生活中這般悠哉遊園，實屬難得。

夢醒時分，懷戀依舊

——白先勇小說〈遊園驚夢〉讀後

香港都會大學 黃偉興



上個禮拜，偶然聽到《牡丹亭》的婉轉旋律，便回想起從前上崑曲課時觸及《牡丹亭》的驚艷之感，那一刻，我彷彿初次知曉了「懷戀」的深長意味。而近日，閱讀完白先勇先生的小說〈遊園驚夢〉，回看錢夫人的命運以及那優美的唱詞時，我不由地再次沉醉於那跨越時空的情感意蘊中，體會着那份難以言喻的懷舊與悵惘。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錢夫人是崑曲藝人出身，她於亂世中嫁入將軍府，一時間風光無限，而數十年後，隻身一人的她流落他鄉，前往賈府做客時，又聽到那首熟悉的《遊園驚夢》……在小說中，錢夫人及一眾性格鮮明、各異其趣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以回憶閃回的方式，對照了過去和現在，以及「入夢」和「驚夢」的現實落差。譬如「台灣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陸的那麼醇厚，飲下去終究有點割喉的。」字裏行間流露出對過去的懷戀，在今昔對比的緬懷過去，着實令人動容。

白先勇以由淺入深的敘述方式，將錢夫人那坎坷半生的

歷程，精心提煉並融入了小說場景中。他把對崑曲藝術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熱忱，融入意識流的創作手法中，構築出小說〈遊園驚夢〉的懷舊情感，他既追戀過去的生活，又滿懷對故舊文化傳統的眷戀。或許過去的都已陳舊，但總有些「姪紫嫣紅」值得去守護。

屋邨公園裏的童趣

香港都會大學 秦臻燕



我自小在屋邨長大，屋宇樓下便是公園。它和其他的兒童公園並無太大差別，如地板上鋪着不同圖案的彩色橡膠地墊；以安全為首，比成年人還矮的膠製滑梯；像是湊數且沒存在感的過三關遊戲面板；坐上去像是被膠水黏着，只能微微顫動的搖搖馬；少不了還有嬉鬧一會兒後，讓雙手都沾滿鐵臭味，手掌紅彤彤的單、雙桿器材。

公園裏到處都是跟自身年齡相仿的孩童，就算因事未能與死黨結伴同遊，只要膽粗粗走上前去講一句：「可摸以摻埋我玩吖？」便能跟大家打成一片，結識到新朋友。今日就猜皇帝，聽日就狗仔公，後日就狐狸先生幾多點……雖則來來去去也是這幾款遊戲，但那會兒亦不覺乏味。

而當其時最受歡迎的遊樂設施莫過於——鞦韆，每每也



回想起最快樂的時光，便是幼稚園的時候。每天上學的活動就是與同學們玩耍、一起吃茶點、學着最簡單的知識。與他們相處的時候，偶爾也有些小碰撞，但小朋友的心靈都很純真，一會兒便忘記了剛剛的爭吵，也不擔心會被記仇，令幼稚園的環境總是充斥着歡笑聲。

三年的時光一閃即逝，小學的生活沒有幼稚園的輕鬆，我的世界漸漸被

哀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梁宸甄

需排隊輪候着。小時候的我夠晒「沙膽」，坐着盪總覺不夠過癮，偏要站在鞦韆椅上盪得高高的，什麼危險與否早已在一次次擺動下被拋得杳無蹤影。

微妙的是，明明那時候的我奮力搖盪仍感刺激不足，但如今獨坐在鞦韆椅上輕輕盪盪數回，已被一股離心力嚇怕得要趕緊暫停。我抬起頭環視着這片遊樂園，明明此處為我歸家的必經之路，是從什麼時候起我卻開始視若無睹，並不曾踏進園內半步？公園裏的娛樂設備似乎乏善可陳，但它作為一個載體，將那時候一班貪玩的屋邨小孩集結在一起，當衍生出那份簡單又純粹的快樂，彼此間口頭承諾「聽日再齊玩吖！」就足以點亮我整個童年時光。

分數介入。慶幸也有相約同學放學後到附近的公園遊玩，一起玩滑梯、玩「狐狸先生幾多點」、盪鞦韆，我們會比較誰盪得最高，也會看看誰才是遊戲王。可惜，天色總會在歡笑聲中悄悄變暗，沉重的功課仍在家守候着我們。但這些快樂伴隨畢業而消失，因為我不敢幻想自己以吊車尾的成績入讀英文中學後的生涯。中學生都不怎麼會到公園玩耍，因為他們更喜歡主題樂園。在面對不同的壓力下，我也到過主題樂園，過山車的快感能讓我短暫忘記學業壓力。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一道門隔開了世俗的煩擾，但可惜一名普通中學生，無法負擔得起經常去玩的門票，所以這種快樂是稀有的。踏出這道門，壓力便會接踵而來，而下次再來的日子更是無期。頂着壓力跨越文憑試升讀大學，踏入社會的倒計時只剩下數年，我試着計劃我所追求的玫瑰園。兒時曾想過成為護士、律師、醫生，但這跟我長大後的興趣背道而馳。在急速的步伐中，我發現，寫作治療了我的喘息，舒緩了我的焦慮。或許成為一名作家也是個很好的選擇，與狗作伴，與書為友，漸漸呈現在我的園中藍圖。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夢」。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neditor@imsg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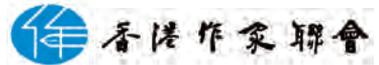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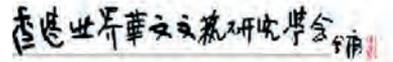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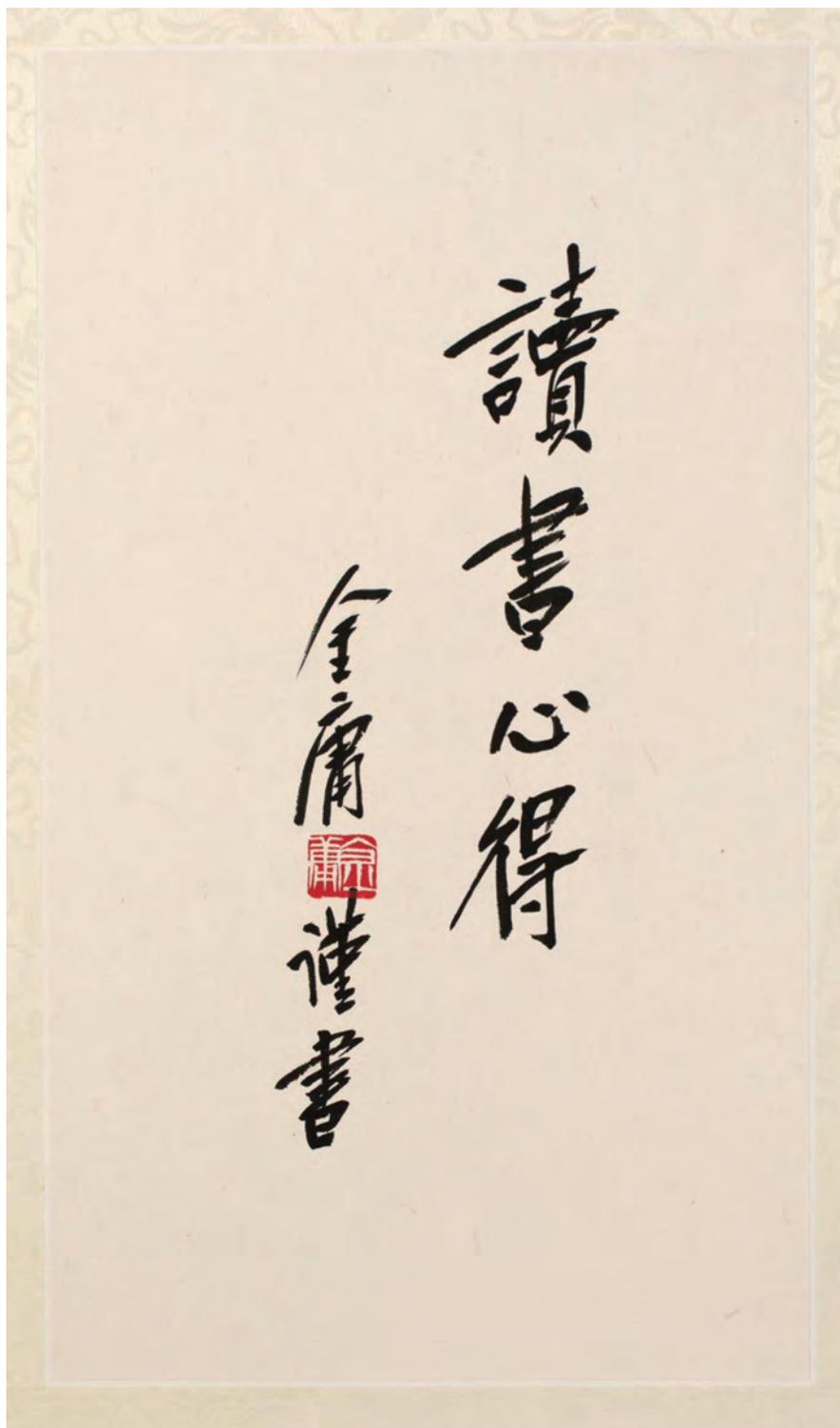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讀書心得

金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楊豐收提供）

（金庸《讀書心得》詳細內文可參閱《明月灣區》二〇二四年七月號）



蔡志東攝影

一灣新月空出來的部分誰偷了去

—何佳霖—

從灰黑裏釀出幾抹胭脂的顏色
落日從城市跑到郊外一戶人家的山頂
這麼大片的稀罕奇景，鼓舞了田裏人的平凡
孤獨是走向圓滿的十萬隻小腳
一定要用哲學的眼睛審視人間嗎？
那麼一灣新月空出來的部分
誰偷了去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明月灣區

總十九期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